

北史

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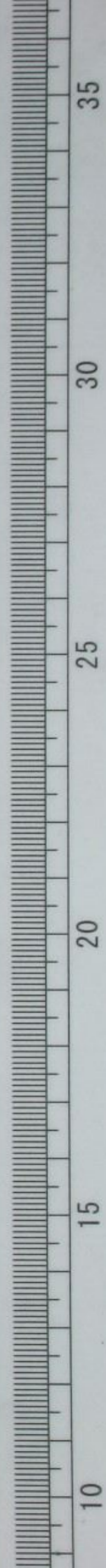
七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5

7



文庫 11
D 275
7

北史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一

于栗磾

孫勳 六世孫謹 謹子寔 寔子顓 仲文 寔弟翼 翼子暉 翼弟義 義子宣道 宣放

于栗磾代人也。少習武藝，材力過人，能左右馳射，登國中，拜冠軍將軍。假新安子，與寧朔將軍公孫蘭潛自太原，從韓信故道，開井陘關路，襲慕容寶於中山。道武後至，見道路修理，大悅，即賜其名馬。及趙魏平，帝置酒高會，謂栗磾曰：卿吾之黥彭也。進假新安公。道武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栗磾曰：能搏之乎？對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自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尋禽獲，帝顧而謝之。後為河內鎮將，劉裕之伐姚泓，栗磾慮北侵，授築壘河上。裕憚之，遺栗磾書，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稍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明元因之，授栗磾黑稍將軍。栗磾好持黑稍，望而異之，故有其

裕

柳田泉文庫

010190559675

造

號遷豫州刺史進爵新安侯洛陽雖歷代所都實爲邊界栗磾勞
來安集其得百姓心明元南幸盟津謂栗磾曰河可橋乎栗磾曰
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大船構橋於野坂六軍既濟帝深歎美
之太武之征赫連昌敕栗磾與宋兵將軍周幾襲陝城長驅至三
輔遷爵爲公累遷外都大官平刑折獄甚有聲稱卒贈太尉栗磾
自少總戎迄於白首臨事善斷所向無前加以謙虛下士刑罰不
濫太武甚憐惜之子洛拔有姿容善應對拜侍御中散太武甚加
愛寵因賜名焉轉監御曹令景穆在東宮厚加禮遇洛拔恒畏避
屏退不敢與自結納頃之襲爵後爲侍中尚書令百寮憚之卒官
洛拔有六子長子烈善射少言有不可犯之色少拜羽林中郎累
遷侍中殿中尚書于時孝文幼冲文明太后稱制烈與元丕陸叡
于冲等各賜金策許以有罪不死進爵洛陽侯轉衛尉卿及遷都

逆

洛陽人情戀本多有異議帝以問烈曰陛下聖略深遠非愚管所
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中半耳帝曰卿不唱異同朕深感
不言之益敕鎮代留臺庶政一相參委車駕幸代執烈手曰宗廟
至重翼衛不輕卿當祇奉靈駕時遷洛邑烈與高陽王雍奉神主
於洛陽遷光祿卿十九年大選百僚烈子登引例求進烈表引已
素無教訓請乞黜落帝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辦此乃引見
登詔曰朕今創禮新邑明揚天下卿父乃行謙讓之表而有直士
之風故進卿爲太子翊軍校尉又加烈散騎常侍封聊城縣子及
穆泰陸叡謀反舊京帝幸代泰等伏法賜烈及李冲墮書述叙金
策之意時代卿舊族同惡者多唯烈一宗無所染豫帝益器重之
歎曰元儼決斷威恩深自不惡然盡忠猛法不如烈也爾日烈在
代都必卽斬其五三元首烈之節槩不謝金日磾詔除領軍將軍

以本官從征荆沔。加鼓吹一部。二十三年。齊將陳顯達入寇馬圈。帝輿疾討之。執烈手。以京邑爲託。帝崩於行宮。彭城王勰祕諱而返。稱詔召宣武。會駕魯陽。以烈留守之。重密報凶問。烈處分行留神守無變。宣武卽位。寵任如前。咸陽王禧爲宰輔。權重當時。曾遣家僮傳言於烈。求舊羽林武賁。執仗出入。烈不許。禧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答曰。向亦不道。王非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若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也。禧惡烈剛直。出之爲恒州刺史。烈不願蕃授。謂彭城王勰曰。殿下忘先帝南陽之詔乎。而逼老夫。乃至於此。遂以疾辭。宣武以禧等專擅。潛謀廢之。景明二年正月。初祭三公。致齋於廟。帝夜召烈子忠。謂曰。卿父明可。早入。及明。烈至。詔曰。諸父慢忘。今欲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乎。烈曰。老臣歷奉累朝。頗以朝勇賜識。今日之事。所不敢辭。乃將直閣以下六十餘人。宣旨召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衛送。至帝前。諸公各稽首歸政。以烈爲領軍。進爵爲侯。自是長直禁中。機密大事。皆所參焉。咸陽王禧之謀反。宣武從禽於野。左右分散。倉卒之際。莫知其計。乃敕烈子忠。馳覘虛實。烈時留守。已處分有備。因忠奏曰。臣雖朽邁。心力猶可。禧等猖狂。不足爲慮。願緩蹕徐還。以安物望。帝甚以爲慰。車駕還宮。禧已逃。詔烈追執之。順后既立。以世父之重。彌見優禮。及卒。宣武舉哀於朝堂。給東園第一祕器。贈太尉。封鉅鹿郡公。子祚襲祚弟忠。字思賢。本字千年。弱冠。拜侍祚中散。文明太后臨朝。刑政頗峻。侍臣左右。多以微譴得罪。忠朴直少言。終無過誤。太和中。授武騎侍郎。因賜名。登。累遷左中郎將。領直寢。元禧之亂。車駕在外。變起倉卒。忠曰。臣父爲領軍。計必無所慮。帝遣忠馳觀之。烈嚴備。

死

果如所量。忠還宣武。撫其背曰。卿差彊人意。先帝賜卿名。登誠爲美稱。朕嘉卿忠款。今改名忠。旣表貞固之誠。亦以名實相副也。以父憂去職。徙爲司空長史。時太傅錄尚書北海王詳親尊權重。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忠於詳前謂遇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遇旣不寧。詳亦慚謝。以平元禧功封魏郡公。及遷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每以鯁氣正辭。爲北海所忿。面責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自有定分。若應先王手。避亦不免。不爾。王不能殺。詳因忠表讓之際。密勸帝以忠爲列卿。於是詔停其封。優進太府卿。正始二年。詔忠以本官使持節兼侍中。爲西道大使。刺史鎮將。賊罪顯暴者。以狀聞。守令以下。便行決斷。與尚書李崇公使二道。忠劾并州刺史高聰。贓罪二百餘條。論以大辟。除華州刺史。遭繼母憂。不行。服闋。再遷衛尉卿。河南邑中正。忠與吏部尚書元暉度支尚書元匡。河南尹元萇等。推定代方。姓族高。肇忌其爲人。乃言於宣武。稱中山要鎮。作捍須才。乃出忠爲定州刺史。旣而帝悔。復授衛尉卿。領左衛將軍。恒州大中正。密遣使詣忠。尉勉之。延昌初。除都官尚書。領左衛中正如故。又加散騎常侍。嘗因侍宴。賜之劔杖。舉酒屬忠曰。卿世執貞節。故恒以禁衛相委。昔以卿行忠。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禦侮。以所御劔杖相錫。循名取義。意在不輕。出入恒以自防也。遷侍中。領軍將軍。忠辭無學識。宣武曰。學識有文章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及帝崩。夜忠與侍中崔光遣右衛將軍侯剛迎明帝於東宮。而卽位。忠與門下議。以帝冲年。未親機政。太尉高陽王雍屬尊望重。宜入居西栢堂。省決庶政。任城王澄明德茂親。可爲尚書令。總攝百揆。奏中宮請。

自敕授御史中尉王顯欲逞奸計與中常侍給事中孫蓮等厲色不聽寢門下之奏孫蓮等密欲矯太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顯與高猛爲侍中忠卽殿中收顯殺之忠旣居門下又總禁衛遂執朝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事孝文以用不足百官祿四分減一忠旣擅朝欲以惠澤自固乃悉復所減之祿職人進位一級舊制百姓絹布一匹之外各輸綿麻八兩忠悉以與之乃白高陽王雍自云宣武本許優轉雍憚忠威權便順意加忠車騎大將軍忠自謂新故之際有安社稷功諷白寮令加已賞太尉雍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難違其意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加封邑尚書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雍出忠忠聞之逼有司誣奏其罪祚有師傅舊恩植擁也入國忠並矯詔殺之朝野憤忿無不切齒王公以下畏之累跡又欲殺高陽王雍侍中崔光固執乃止遂免雍太尉以王還第自此詔命生殺皆出於忠旣尊靈太后爲皇太后居崇訓宮忠爲儀同三司尚書令崇訓衛尉侍中領軍如故靈太后臨朝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爲儀同尚書令侍中忠爲令旬餘靈太后引門下侍官問忠在端右聲聽咸曰不稱厥任乃出爲冀州刺史太傅清河王等奏忠擅殺樞納輒廢宰輔朝野駭心遠近怪愕功過相除悉不合賞請悉追奪靈太后從之熙平元年御史中尉元匡奏忠以鴻勳盛德受遇累朝幸國大災專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寃於旣往宰輔黜辱於明世又自矯旨爲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此意便欲無上自處旣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人令史二人就州行決靈太后令以忠事經肆眚遂不追罪又詔以忠歷任禁要誠節皎然賜爵靈壽縣公初宣武崩後高太后將害

靈太后劉騰以告侯剛剛以告忠忠請計於崔光光曰宜置胡嬪於別所嚴兵守衛忠從之具以此意啓靈太后太后意乃安故太后深德騰等四人並有寵授忠以毀之者多懼不免禍願還京欲自營救靈太后不許二年四月除尚書右僕射加侍中將軍如故神龜元年三月復儀同三司疾未拜見裴郭爲祟自知必死先表養亡弟第二子司徒椽永超爲子乞以爲嫡靈太后許之薨贈司空有司奏太常少卿元端議案謚法剛強理直曰武恪威肆行曰醜宜謚武醜公太常卿元修義議忠盡心奉上剪除凶逆依謚法除僞寧真曰武夙夜恭事曰敬宜謚武敬公二卿不同靈太后令依正卿議忠性多阻忌不交勝已唯與直閣將軍章初瓌千牛備身楊保元爲斷金之交李世哲求寵於忠私以金帛貨初瓌保元二人談之遂被賞愛引爲腹心忠擅權昧進爲崇訓之由皆世哲計也忠弟景字百年忠薨後爲武衛將軍謀廢元义又黜爲懷荒鎮將及蠕蠕主阿奴瓌叛鎮人請糧景不給鎮人遂執縛景及其妻拘守別室皆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故絳旗襖毀辱如此月餘乃殺之烈弟果嚴毅直亮有父兄風歷朔華并恒四州刺史賜爵武城子果弟勁

勁字鍾葵頗有武略位沃野鎮將賜爵富昌子宣武納其女爲后封勁太原郡公妻劉氏爲章武郡君後爲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卒贈司空謚曰恭莊公自粟磳至勁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勁雖以后父但以順后早崩竟不居公輔子暉字宣明后母弟也少有氣幹襲爵位汾州刺史暉善事人爲余朱榮所親以女妻其子長儒歷侍中河南尹後兼尚書僕射東南道行臺與齊神武討平羊侃於兗州元顥入洛害之勁弟天恩

位內行長遼西太守贈平東將軍燕州刺史天恩子仁生位太中大夫人生子安定平原郡太守高平郡都將安定子子提隴西郡守茂平縣伯周保定二年以子謹著勲追贈太保建平郡公

謹字思敬小名巨引沈深有識量略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未有仕進志或有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太宰元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材也及破六韓拔陵首亂北境引蠕蠕為援大行臺元纂討之夙聞謹名辟為鎧曹參軍事從軍北伐蠕蠕逃出塞纂令謹追之前後十七戰盡降其眾後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眾寡不敵乃散其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眾賊望見雖疑有伏恃眾不以為慮乃進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騮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為謹爭逐之乃率餘軍擊其追騎賊走

因得入塞正光四年行臺廣陽王元深北伐引謹為長流參軍特相禮接使其世子佛陀拜焉遂與廣陽破賊主斛律野穀祿等謹請馳往喻之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欵附相率南遷廣陽與謹至析郭嶺迎接之謹曰拔陵兵眾不少聞也列河等欵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則難與爭鋒今以也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也列河於嶺上部眾皆沒謹伏兵發賊大敗悉破收也列河之眾孝昌元年又隨廣陽王征鮮于修禮軍次白斗牛邏會章武王為修禮所害遂停軍中山侍中元晏宣言於靈太后曰廣陽盤桓不進坐圖非望又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為其謀主恐非陛下純臣靈太后詔於尚書省門外立榜募獲謹者許以重賞謹聞之請詣闕披露腹心廣陽

許之。謹遂到榜下。曰：吾知此人衆共詰之。謹曰：我卽是也。有司以聞。靈后見之，大怒。謹備述廣陽忠款，兼陳停軍之狀。靈后遂捨之。後從尔朱天光與齊神武戰於韓陵山，天光敗。謹遂入關。周文帝臨夏州，以謹爲防城大都督兼夏州長史。及賀拔岳被害，周文赴平涼，謹言於周文曰：關中秦漢舊都，古稱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迫羣兇，請都關右。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千載一時也。周文大悅，會有敕，追謹爲關內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策魏帝西遷，仍從周文征潼關，破回洛城，授北雍州刺史。進爵藍田縣公。大統三年，大軍東伐，爲前鋒。進拔弘農，禽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神武至沙苑，謹力戰，進爵常山郡公。又從戰河橋，拜大丞相府長史。兼大行臺尚書。再遷太子太保。芒山之戰，大軍不利，謹率麾下僞降，立於路左。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謹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又收兵。於後奮擊，神武軍亂，以此大軍得全。十二年，拜尚書左僕射、領司農卿。及侯景款附，請兵爲援。謹諫以爲景情難測，周文不聽。尋兼大行臺尚書、大丞相、長史。率兵鎮潼關，加授華州刺史，賜秬鬯一鹵。珪瓚副焉。俄拜司空。恭帝元年，除雍州刺史。初，梁元帝於江陵嗣位，密與齊交通，將謀侵軼。其兄子岳陽王譽時爲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譽，遂結隙。據襄陽來附，乃命謹出討。周文餞於青泥谷。長孫儉曰：爲蕭繹計，將如何？謹曰：驩兵漢沔，席卷度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退保子城，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裁繹出何策？謹曰：必用下儉曰：何也？蕭氏保據江南，縣歷數紀，屬中原有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人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旣惡遷移，當保

羅郭所以用下策。謹令中山公護及大將軍楊忠等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豎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殺之，虜其男女十餘萬人，收其府庫珍寶，得宋渾天儀。梁日晷銅表，魏相風烏，銅蟠螭，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輿輦法物，以獻軍，無私焉。立蕭簪爲梁主，振旅而旋。周文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賞謹奴婢一千口，及梁寶物，并金石絲竹樂一部，別封新野郡公。謹固辭不許，又令司樂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使工人歌之。謹自以久當權重，功名旣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周文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六官建拜大司寇，及周文崩，孝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羣公各圖執政，護深憂之，密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眷，今日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丞相志存匡救，今上天降禍，奄棄百寮，嗣子雖幼，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託，軍國大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是家事，護何敢有辭。」謹旣周文等夷，護每申禮敬，至是謹乃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拜。衆議始定。孝閔踐阼，進封燕國公，邑萬戶，遷太傅。太宗伯與李弼、侯莫陳崇等參議朝政，及賀蘭祥討吐谷渾，明帝令謹遙統其軍，授以方略。保定二年，謹以年老乞骸骨，優詔不許。三年，以謹爲三老，固辭又不許，賜延年杖。武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人，門皇帝迎拜屏間。三老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公護升階，設席施几。三老升席南面，馮几而坐。師道自居，大司寇楚國公寧升階正舄。皇帝升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

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醕。有司撤訖，皇帝北面亦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術之要，公其誨之。」三老答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為國之本在乎忠信，古人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而勿失。」又曰：「為國之道，必須有法。法者，國之綱紀，不可不正。所正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益，為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言出行隨，誠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禮成而出。及晉公護東伐，謹時有病，護以其宿將舊臣，猶請與同行。詢訪戎略，軍還賜鍾磬一部。天和二。年又賜安車一乘，尋授雍州牧。三年薨，年七十六。武帝親臨詔，譙王儉監護喪事，賜緇千段，粟麥千斛，贈本官，加使持節太師。雍恒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謚曰文，及葬，王公以下咸送郊外，配享於文帝廟庭。謹有智謀，善於事上，名位雖重，愈存謙挹。每朝參往來，不過從兩三騎而已。朝廷凡有軍國之務，多與謹決。謹亦竭其智能，故功臣中特見委信。始終若一人，無間言。每誡諸子務存靜退，加以年齒遐長，禮遇隆重，子孫繁衍，皆至顯達。當時莫比。子寔嗣。

子寔嗣

寔字賓實，少和厚，以軍功封萬年縣子。大統十四年，累遷尚書。是歲，周文帝與魏太子西巡，寔時從行。周文刻石隴山上，錄功臣名位以次鐫勒。預以寔為開府儀同三司。至十五年，方授之。尋除渭州刺史，特給鼓吹一部，進爵為公。魏恭帝二年，羗東念姐率部落反，西連吐谷渾，大將軍豆盧寧討之。踰時不尅，又令寔往，遂破之。

周文手書勞門。賜奴婢一百口，馬百匹。孝閔帝踐阼，授戶部中大夫，進爵延壽郡公。天和二年，延州蒲川賊郝三郎反攻丹州，遣寔討平之，仍除延州刺史。五年，襲燕國公，進位柱國，以罪免。尋復本官，除涼州總管。大象二年，加上柱國，拜大左輔。隋開皇元年，薨，贈司空，謚曰安子顓。

顓字元武，身長八尺，美髯眉。周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女妻之。以父勲，賜爵新野郡公。歷左右宮伯、郢州刺史。大象中，以水軍總管從韋孝寬經路淮南，尉遲迴之反，時總管趙文表與顓素不協，顓將圖之，因臥閤內詐疾。文表獨至，顓殺之。因言文表與迴通謀，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隋文帝以迴未平，慮顓復生邊患，因宥免之。即拜吳州總管，以頻敗陳師，賜綵數百段。及隋受禪，文表弟詣闕稱已無罪，上令按其事。太傅賈彥等議顓當死，上以其門著勲，續特原之，貶為開府。後襲爵燕國公，尋拜澤州刺史，免卒于家。子

世處顓弟仲文

仲文字次武，少聰敏，髫鬣就學，耽習不倦。父寔異之，曰：「此兒必與吾宗九歲嘗於雲陽宮見周文帝，問曰：『聞兒好讀書，書有何事？』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周文甚嗟嘆之。後就博士李詳受周易三禮，略通大義。及長，倜儻有大志氣，調英拔起家，為趙王屬。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決，益州長史韓伯儁曰：『于安固少年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乃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牛遂向任氏羣中，又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仲文遂訶詰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之，遂竟其獄。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彊禦，有次武徵為御正下。

大夫封延壽郡公。以勳授儀同三司。宣帝時爲東郡太守。及尉遲
迴作亂。使誘仲文。仲文拒之。迴遣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
破威。以功授開府。迴又遣其將宇文胄度石濟。宇文威鄒紹自白
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郡人赫連僧伽敬子哲率衆應迴。仲文自
度不能支。棄妻子潰圍而遁。達于京師。迴屠其三子一女。隋文帝
引入卧內。爲之下泣。賜綵五百段。黃金二百兩。進位大將軍。領河
南道行軍總管。給鼓吹。馳傳詣洛陽。發兵討迴。將檀讓時韋孝寬
拒迴於永橋。仲文詣之。有所計議。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心。因謂
仲文曰。尉遲迴誠不足平。正恐事寧後更有藏弓之慮。仲文懼忻
生變。謂曰。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仲文在京三日。類見三善。非
常人也。忻曰。三善何如。仲文曰。有陳萬敵。新從賊中來。丞相卽令
此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
謙緣此。別求他罪。丞相責之曰。人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以虧
大體。此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潛泣。此有仁心三
也。忻自是遂安。仲文軍至汴州。東頻破迴。將進攻梁郡。迴守將劉
孝寬棄城走。初。仲文在蓼堤。諸將皆曰。軍自遠來。疲弊不可決戰。
仲文令趣食。列陳。旣而破賊。諸將問其故。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
東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曰。非所及
也。進擊曹州。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同房勁。檀讓以餘衆
屯成武。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椎牛饗士。仲文選騎襲之。遂拔成武。
迴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
詐作毗羅使。謂金鄉城王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
蜀公。令賞將士。金鄉人謂爲信然。皆喜。仲人簡精兵。僞建迴旗幟。
善淨以爲檀讓至。出城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勸屠之。仲

文曰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卽屠之彼皆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設伏兵發俱拽柴鼓譟毗羅軍潰皆投洙水死水爲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河南悉平毗羅匿滎陽人家執斬之傳首闕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入朝京師文帝引入臥內宴享極歡賜雜綵千段妓女十人拜柱國屬文帝受禪不行未幾其叔父太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爲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曩者尉迴逆亂所在景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嘗膽枕戈誓以必死迴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戶臣不顧妻子不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膽馳赴闕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兇寇狼顧鷓張臣以羸兵八千掃除氛祲摧劉寬於梁郡破檀讓於蓼堤平曹州復東郡安成武定永昌解亳州圍破徐州賊席毗羅十萬之衆一戰土崩河南蝗聚之徒應時戡定當羣兇問鼎之際生靈之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總馭燕趙南隣羣寇北掃旄頭內安外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旃黑水與王謙爲隣式遏蠻貊鎮綏蜀道臣兄顛作牧淮南坐制勅敵乘機勅定傳首京師王謙竊據二州叛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賑廟庭恭行天罰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或銜命危難或侍衛鈞陳合門誠款冀有可明伏願垂泣辜之恩降雲雨之施則寒灰更然枯骨還肉上覽表并翼釋之明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州總管以擊胡出服遠鎮遇虜破之於是從金河出白道遣總管辛明瑾元滂賀蘭志呂楚豉諧等二萬人出盛樂道趣郝頡山至護軍州北與虜遇可汗見仲文軍容整肅不戰而退仲文踰山追之及還上以尚書省文簿繁雜吏多奸詐令仲文勘錄省中事所發擿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上每憂轉運

不給。仲文請決渭水，開漕渠，上然之。使仲文總其事。及伐陳之役，拜行軍總管。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仲文復以行軍總管討之。時三軍乏食，米粟踊貴，仲文私糶軍糧，坐除名。明年復官，爵率兵屯馬邑，以備胡。晉王廣以仲文有將領才，每常屬意。至是奏之，乃令督晉王軍府事。後突厥犯塞，晉王為元帥，使仲文將前軍，大破賊而還。煬帝即位，遷左翊衛大將軍，參掌文武選事。從帝計吐谷渾，進位光祿大夫，甚見親重。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眾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因擊大破之。至鴨綠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禽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為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給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也。」文德不從。遂齊仲文選騎度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遁。時宇文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杖十萬之眾，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也，固無功矣。述因厲聲曰：「何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為將也，見天子軍容不變，此決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薩水。宇文述以兵餒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大怒，釋諸將，獨擊仲文。仲文憂恚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時年六十八。撰漢書刊繁三十卷，略覽三十卷，有子九人。欽明最知名。

寔弟翼，字文若，美風儀，有識度。年十一，尚文帝女平原公主，拜員

欽明
刊繁
繫

翼

外散騎常侍封安平縣公。大統十六年進爵郡公。加大都督領文
 帝帳下左右禁中宿衛。遷武衛將軍。謹平江陵。所賜得軍實分給
 諸子。翼一無所取。唯簡賞口內各望子弟。有士風者。別待遇之。文
 帝聞之。賜奴婢二百口。翼固辭不受。尋授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六官建除。左官伯。孝閔帝踐阼。出為涇州刺史。翼兄寔先莅
 此州。頗有惠政。翼又推誠布信。事存寬簡。夷夏感悅。比之大小馮
 君焉。時吐谷渾入寇河右。涼鄯河三州咸被攻圍。使必告急。秦州
 都督遣翼赴援。不從。寮屬咸以為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俗所長。
 此寇之來。不過鈔掠邊牧耳。安能頓兵城下。久事攻圍。掠而無獲。
 勢將自走。勞師以往。非無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復言。數日。問至。
 果如翼所策。賀蘭祥討吐谷渾。翼率州兵先鋒深入。以功增邑。尋
 徵拜右宮伯。明帝雅愛文史。立麟趾學。在朝有藝業者。不限貴賤。
 皆聽預焉。乃至。蕭撝王褒等與甲鄙之。徒同為學士。翼言於帝曰。
 撝。梁之宗子。褒。梁之公卿。今與趨走同儕。恐非尚賢貴爵之義。帝
 納之。詔翼定其班次。於是。有等差矣。明帝崩。翼與晉公護同受遺
 詔。立武帝。保定元年。徙軍司馬。三年。改封常山郡公。天和初。遷司
 會中大夫。三年。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武帝行親迎之禮。命翼
 總司儀制。狄人雖蹲踞無節。然咸憚翼之禮法。莫敢違犯。遭父憂。
 去職。居喪過禮。為時輩所稱。尋有詔。起令視事。武帝又以翼有人
 倫之鑒。皇太子及諸王等。相傳以下。並委翼選置。其所擢用。皆民
 譽也。時論僉謂得人。遷大將軍。總中外宿衛兵事。晉公護以帝委
 翼腹心。內懷猜忌。轉為小司徒。加拜柱國。雖外示崇重。實疎斥之。
 及誅護。帝召翼。遣往河東。取護子中山公訓。仍代鎮蒲州。翼曰。冢
 宰無君。陵上自取。誅夷元惡。既除。餘孽宜殄。然皆陛下骨肉。猶謂

那

疎不間親。陛下不使諸王，而使臣異姓，非直物有橫議，愚臣亦所未安。帝然之。乃遣越王盛代翼。先是與齊陳二境各修邊防，雖通聘好，而每歲交兵。然一彼一此，不能有所克獲。武帝既親萬機，將圖東討，詔邊城鎮並益儲峙，加戍卒。二國聞之，亦增修守禦。翼諫曰：「壇場相侵，互有勝敗，徒損兵儲，非策之上者。不若解邊嚴，減兵防，繼好息人，敬待來者，彼必喜於通和，懈而無備。然後出其不意，一舉而山東可圖。」帝納之。建德二年，出爲安州總管。時大旱，涇水絕流，舊俗每逢亢旱，禱白兆山祈雨。帝先禁羣祀，山廟已除。翼遣主簿祭之，卽日澍雨，歲遂有年。百姓感之，聚會歌舞頌之。四年，武帝將東伐，朝臣未有知者，遣納言盧韞前後三乘驛詣翼問策。翼贊成之。及軍出，詔翼自宛葉趣襄城，旬日下齊。一十九城所過秋毫無犯。所部都督販入人村，卽斬以徇。由是百姓欣悅。赴者如歸。屬帝有疾，班師。翼亦旋鎮。轉宜陽總管。以宜陽地非襟帶，請移鎮於陝，詔從之。仍除陝州刺史，總管如舊。其年大軍復東討，翼自陝入，徑到洛陽。齊洛州刺史獨孤承業開門降。河南九州三十鎮一時俱下。襄城人庶等喜復見翼，並壺漿道左。除河陽總管。仍徙豫州。陳將魯天念久圍光州，聞翼到，汝南望風退散。大象初，徵拜大司徒，詔翼巡長城，立亭鄣。西自雁門，東至碣石，創新改舊，咸得其要害。仍除幽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爲抄掠，居人失業。翼素有威武，兼明斥候，自是不敢犯塞。百姓安之。及尉遲迥據相州舉兵，以書招翼。翼執其使，并書送之。時隋文帝執政，賜翼雜繒一千五百段，并珍寶服衛等。進位上柱國，封任國公，增邑通前五千戶。別食任城縣一千戶。收其租賦。翼又遣子讓通表勸進，并請入朝。許之。隋開皇初，翼入朝，上降榻握手，極歡數日。拜太尉。或有告翼往在幽

長城

州欲同尉遲迥。按驗以無實見原。三年薨於本位。加贈六州諸軍事。蒲州刺史。謚曰穆。翼性恭儉。與物無競。常以滿盈自戒。故能以功名終。子璽嗣。

璽字伯符。少有器幹。仕周位職方中大夫。封黎陽縣公。宣帝嗣位。轉右勳曹中大夫。尋領右忠義。隋文帝受禪。加上大將軍。進爵郡公。歷汴邵二州刺史。所歷並有恩惠。後檢校江陵總管。邵州人張願等數十人詣闕。上表請留璽。上嘉歎良久。令還邵州。父老相賀。尋歷洛熊二州刺史。亦纘有惠政。以疾還京師。卒於家。謚曰靜。有子志本。璽弟詮。位上儀同三司。吏部下大夫。常山公。詮弟讓。儀同三司。翼弟義。

義字慈恭。少矜嚴。有操尚。篤志好學。大統末。以父功。賜爵平昌縣伯。後改封廣都縣公。周閔帝踐阼。遷安武太守。專崇教化。不尚威刑。有郡人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所致。於是。以家財分與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懷恥愧。移貫他州。於是風化大洽。進封建平郡公。明武世。歷西兗瓜邵三州刺史。數從征伐。進位開府。宣帝卽位。政刑日亂。義上疏諫。帝時鄭譯。劉昉。以恩倖當權。謂義不利於已。先惡之於帝。帝覽表。色動。謂侍臣曰。子義。謗訕朝廷也。御正大夫顏之儀進曰。古先哲王。立謗訕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于義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及王謙構逆。隋文帝謀將於高熲。熲言。義可為元帥。文帝將任之。劉昉曰。梁睿任望素重。不可居義下。乃以睿為元帥。義為行軍總管。將左軍。破謙將達奚。基於開遠。尋拜潼州總管。賜奴婢五百口。雜綵三千段。超拜上柱國。歲餘。以疾免。歸卒於京師。贈豫州刺史。謚曰剛。子宣道。宣敏。並知名。

子

宣道字元明性謹密不交非類仕周以父功賜爵城安縣男位小承御上士隋文帝爲丞相引爲外兵曹及踐祚遷內史舍人進爵爲子父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歲餘起令視事免喪拜車騎將軍兼右衛長史舍人如故後遷太子左衛副率進位上儀同卒子志寧早知名出繼叔父宣敏

宣敏字仲達少沈密有才思年十一詣周趙王招命之賦詩宣敏爲詩甚有幽貞之志招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賞起家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隋文帝踐阼拜奉車都尉奉使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開磐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士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后昵諂邪而疎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印犍南屬荆巫周德之衰茲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地便爲禍先是以前者防於無形安者制其未萌方可慶隆萬世年渝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推之運爰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二齊古稱天險分王戚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待所則巨猾息其非望奸臣杜其邪謀盛業洪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月之照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輒申管見戰灼惟深帝省表嘉之謂高頴曰于氏世有人焉竟納其言遣蜀王秀鎮於蜀宣敏常以盛滿之誠昔賢所重每懷靜退著述志賦以見志焉未幾卒官年二十九義弟禮上將軍趙州刺史安平郡公禮弟智初爲開府以受宣帝密旨告齊王憲反遂封齊國公尋拜柱國位大司空智弟紹上開府綏州刺史華陽郡公紹弟弼上儀

同平恩縣公弼弟蘭上儀同襄陽縣開國公蘭弟曠上儀同贈恒州刺史

論曰魏氏平定中原之後于栗磾有武功於三世兼以虛已下物罰不濫加斯亦諸將所稀矣洛拔任參內外以功名自終烈氣槩沈遠受任艱危之際有柱石之質始禦侮之臣乎忠以梗朴見親乘非其據遂擅威權生殺自已苟非女主之世何以全其門族不至誅滅抑其幸也謹負佐時之略逢興運之期為大厦之棟梁擬巨川之舟楫卒以耆年碩德譽高望重禮備上庠功歌司樂而常以滿之為誠覆折是憂不有君子何以能國冀既功臣之子地則姻親荷累葉之恩兼文武之寄理同休戚與存與亡加以總戎馬之權受扞城之託智能足以衛難勢力足以勤王曾無釋位之心但務適時之義凡名節以高貴豈所望於斯人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略自許尉迴之亂遂立功名自茲厥後屢當推轂遠東之役實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顛蓋非一繩之罪也義連屬時來宣其力用崇基弗墜析薪克荷盛矣

十五年二月十二日朝了

晉廷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瑒之五世孫也晉祖諒嘗中書令祖暹任石氏公特進父瑜尚門郎暹少好學有文才仕慕容暐補著作郎撰燕記遺書門侍郎暹有文才為中書令祖暹所重暹到以為秘書監慕容寶不立和龍為國都文士皆歸暹暹立遷都于歸魏派家元無文之士是道武體也其序并尚書錄事大夫曹別給史為名門下有奇除御史中丞武攻中山未幾

崇基崇烈林藻京齊聖典

夷嗣封淇水大樹林顧蓋非一跡之罪也漢書風部來宜其以田

北史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二

崔逞

子頤孫或 玄孫問 休 五世孫陵 六世孫瞻 儻 逞兄適

王憲

曾孫斯 喻 昭

封懿

族曾孫回 回子隆之 回弟肅 回族弟述

燕記

崔逞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五世孫也曾祖諒晉中書令祖遇仕石氏為特進父瑜黃門郎逞少好學有文才仕慕容暐補著作郎撰燕記遷黃門侍郎暐滅符堅以為齊郡太守堅敗仕晉歷清河平原二郡太守為翟遼所虜以為中書令慕容垂滅翟釗以為秘書監慕容寶東走和龍為留臺吏部尚書及慕容麟立逞攜妻子歸魏張袞先稱美之由是道武禮遇甚厚拜尚書錄事三十六曹別給吏屬居門下省尋除御史中丞道武攻中山未克

魏書卷二十四 崔逞傳

六軍乏糧。問計於逞。逞曰：飛鴉食甚，而改音。詩稱其事，可取以助糧。帝雖銜其侮慢，然兵既須食，乃聽人，以善言租。逞又言：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時則落盡。帝怒曰：內賊未平，兵人安可解甲收甚乎？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及姚興侵晉，襄陽戍將郗恢馳使乞師於常山王。遵書云：賢兄武步中原，道武以為悖君臣之體。敕逞與張袞為遵書答，使亦貶其王號，以報之。逞袞為書，乃云：貴王帝怒其失旨，黜袞遂賜逞死。後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為桓玄所逐，皆將來奔。至陳留，聞逞被殺，分為二輩：一奔長安，一奔廣固。帝聞深悔，自是士人有過多見優容。逞子毅，祿嚴。頤初逞之內徙，終慮不免，乃使其妻張氏與四子歸慕容德於廣固，獨與小子頤在代京。及逞死，亦以此為譴。

頤字太冲，散騎常侍，賜爵清河侯。太武聞宋以其兄譴為冀州刺史，

大鴻臚持節策拜楊難當為南秦王，奉使數返。光揚朝命太武善

之後與方士韋文秀詣王屋山造金丹，不就。真君初卒，始崔浩與

頤及滎陽太守模等年皆相次。浩為長次，模次頤。三人別祖而模

頤為親。浩恃其家世，魏晉公卿常侮模。浩不信佛道，模深所歸向，

雖糞壤中禮拜形像，浩大笑曰：持此頭顱，不淨處跪，是胡神也。模

嘗謂人曰：桃簡可欺我，何容輕我周兒也。浩小名桃簡，頤小名周

兒。太武頗聞之，故浩誅時，二家獲免。頤五子，少子獻以交通境外，

伏誅。自逞之死，至獻之誅，三世積五十餘年，在北一門盡矣。

或字文若，頤兄禕之孫也。父勳之，字寧國，位大司馬外兵郎，贈通

直郎。或與兄相如，俱自宋入魏，相如以才學知名，早卒。或少逢隱

沙門，教以素問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子略曾病，王顯等不能

療或針之抽針卽愈後位冀州別駕性仁恕見疹者喜與療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清河趙約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或子景哲豪率亦以醫術知名仕魏大中大夫司徒長史景哲子罔字法峻幼好學汎覽經傳多伎藝尤工相術仕魏爲司空參軍齊天保初爲尚藥典御歷高陽太守太子家令武平中爲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從幸晉陽嘗謂中書侍郎李德林曰比日看高相王以下文武官人相表俱盡其事口不忍言唯弟一人更應富貴常在他國不在本朝吾不及見也其精如此罔性廉謹恭儉自修所得俸秩必分親故終鴻臚卿臨終誡其二子曰夫恭儉福之與傲侈禍之機乘福與者浸以康休蹈禍機者忽而傾覆汝其誠賦吾沒後斂以時服祭無牢餼棺足周旋瘞不泄露而已及卒長子

修遵父命景哲弟景鳳字鸞叔位尚書典御

休字惠盛曾祖譚仕宋位青冀二州刺史祖靈和宋員外散騎侍郎父宗伯始還魏追贈清河太守休少孤貧矯然自立舉秀才入京師與宋弁邢巒雅相知友尚書王凝欽其人望爲長子娉休姊瞻以財貨由是少振孝文納休妹爲嬪頻遷兼給事黃門侍郎休勤學公事軍旅之隙手不釋卷禮遇亞于宋弁郭祚孝文南伐以北海王詳爲尚書僕射統留臺事以休爲尚書左丞詔以北海年少百揆務殷便以委休轉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參定禮儀帝嘗閱故府得舊冠題曰南部尚書崔暹制顧謂休曰此卿家舊事也後從駕南行乃還幸彭城汎舟泗水詔在侍筵觀者榮之宣武初休以祖父未葬弟寅又亡固求出爲勃海太守性嚴明雅長政體下車先戮豪猾數人姦盜莫不禽翦清身率下部內安之時大儒張吾貴名盛山東弟子恒千餘人所在多不見容休招延禮接使

張吾貴

肆業而還。儒者稱爲口實。入爲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權兼選任。多所拔擢。廣平王懷數引談宴。以與諸王交游。免官。後爲司徒右長史。公平清潔。甚得時譽。歷幽青二州刺史。皆以清白稱。二州懷其德澤。入爲度支七兵。殿中三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典故。每朝廷疑議。咸取正焉。諸公咸謂崔尚書下意處不可異也。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貞。休少而謙退。事母孝謹。及爲尚書。子仲文娶丞相高陽王雍女。女適領軍元叉。庶長子舒。挾恃二家。志氣微改。陵藉同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夤右僕射元欽。皆以此憚下之。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其外孫邢氏。休乃違母情。以妻叉子。議者非之。子凌。

凌字長孺。狀貌偉麗。善於容止。少知名。爲魏宣武挽郎。釋褐太學博士。累遷散騎侍郎。坐事免。歸鄉里。冀部豪傑之起。爭召凌兄弟。凌中立無所就。高敖曹以三百騎劫取之。以爲師友。齊神武至信都。以爲開府諮議參軍。歷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神武入洛。議定廢立。太僕綦儁盛言節閔帝賢明。可王社稷。凌作色而前曰。若其賢明。自可待我高王。旣爲逆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由是節閔及中興王皆廢。更立平陽王。是爲孝武。以建義功。封武成縣公。凌恃預義旗。頗自矜縱。尋以貪汙爲御史糾劾。逃還鄉里。時清河多盜。齊文襄以石愷爲太守。令得專殺愷。經凌宅。謂少年曰。諸郎輩莫作賊。太守打殺人。凌顧曰。何不答府君。下官家作賊。止捉一天子。牽臂下殿。捉一天子。推上殿。不作偷驢。摸犢賊。及遇赦出。復爲黃門。天平中。授徐州刺史。給廣宗部曲三百。清河部曲千。凌性暴慢。寵妾馮氏。長且狡。家人號曰成母。朝士邢子才等多姦之。至是假其威勢。恣情取受。風政不立。初凌爲常

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悛曰：收輕薄徒耳。更引祖鴻勳爲之。又欲陷收不孝之罪，乃以盧元明代收爲中書郎。由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悛備刺史，鹵簿迎之。使人相聞，收曰：勿怪儀衛多，稽古力也。收語蹇，急報曰：崔徐州建義之勲，何稽古之有？悛自以門伐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此挫之。罷徐州，除秘書監。以母憂去官。服終，兼太常卿，轉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悛有文學，偉風貌，寡言辭，端凝如神。以簡貴自處。齊神武言：崔悛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適。趙郡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謹。悛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欬爲洪鍾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悛以籍地自矜，常與蕭祗、明少遐等高宴，終日獨無言。少遐晚謂悛曰：驚風飄白日，忽然落西山。悛亦無言。直曰：余每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博崔趙李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神武薨後，悛又竊言：黃領小兒，其當重任，不遲外兄李慎以告暹。暹啟文襄，絕悛朝謁。悛要拜道左，文襄發怒曰：黃領兒何足拜也。於是鎖悛赴晉陽，訊之不服。暹引邢子才爲證，子才執無此言。悛在禁，謂邢曰：卿知我意，屬太丘，不邢出告。悛子瞻曰：尊公意正，應欲結姻陳元康。瞻有新生女，乃許妻元康子。元康爲言於文襄曰：崔悛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語殺之。文襄曰：若免其性命，當徙之遐裔。元康曰：悛若在邊，或將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也。文襄曰：既有季珪之罪，還令輸作，可乎？元康曰：元康常讀崔琰傳，追恨魏武不弒悛。若在所作而殞，後世豈道公不殺也。文襄曰：然則奈何？元康曰：悛合死，朝野皆知，公誠能以寬濟猛，特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段孝先亦言悛勲舊，召捨之。悛進謁奉謝，文襄猶怒曰：我雖無堪，奉當大任，被卿以爲黃領。

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齊天保初，除侍中，監起居。以禪代之際，參掌儀禮，別封新豐縣男。回授第九弟子。約，悛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儀範，為當時所稱。婁太后為博陵王，納悛妹為妃，敕其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文宣帝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悛跪對，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五年，為東兗州刺史，復攜馮氏之部，為馮氏厭蠱，頗失精爽。尋遇偏風，馮氏受納，狼籍為御史劾。與悛俱召，詔付廷尉。諸囚多姦焉。獄中致婉，尋別詔斬馮氏於都市。支解為九段，悛以疾卒。獄中，悛歷覽羣書，兼有辭藻。自中興迄於孝武，詔誥表檄，多悛所為。然性侈耽財色，於諸弟不能盡雍穆之美。世論以此譏之。素與魏收不協，收後專典國史，悛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憾不

釋。凌子瞻。

贈。字彥通，潔白，善容止。神彩巖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為後來之秀。初，潁川荀濟自江南入洛，瞻學於濟，故得經史有師法。侍中李神雋雅有風譽，晚年無子，見瞻歎謂邢邵曰：昨見崔悛兒，便為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見此使人傷懷。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清河公高岳辟為開府西閣祭酒。博陵崔暹為中尉，啟除侍御史，以父與暹隙，俄而去官。神武召與北海王暕俱為諸子賓友，仍為相府中兵參軍。轉主簿，文襄崩，祕未發喪，文宣命瞻兼相府司馬。使鄴，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與其父悛俱侍宴，為詩詔問邢邵等曰：今瞻此詩，何如其父。咸曰：悛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冕，宴罷咸共嗟賞之。云：今日之宴，併為崔瞻父子。楊愔欲引瞻為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愔問其文藻優劣，思道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愔云

此言有理。其日奏用之。惜又曰。昔裴瓚。晉世爲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皆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亦當無媿裴子乎。皇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與趙郡李粲爲莫逆之友。粲將東還。瞻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瞻患氣兼性遲重。雖居二省。竟不堪敷奏。孝昭踐阼。皇太子就傅受業。除太子中庶子。徵赴晉陽。敕曰。東宮弱年。未陶訓義。卿儀形風德。人之師表。故勞卿朝夕遊處。開發幼蒙。一物三善。皆以相寄。瞻專在東宮。調護講讀。及進退禮度。皆歸委焉。太子納妃斛律氏。敕瞻與鴻臚崔劼。撰定婚禮儀注。王司以爲後式。時詔議三恪之禮。太子少傅魏收爲一議。朝士莫不雷同。瞻別立異議。收讀訖。笑而不言。瞻正色曰。聖上詔羣臣議國家大典。少傅名位不輕。瞻議若是。須贊其所長。若非。須請其不允。何容賣國士議文。直此冷笑。崔瞻居聖朝顯職。尚不免見疵。草萊諸生。欲云何。自進。瞻容貌方嚴。詞旨雄辯。收慙。遽竟無一言。大寧元年。除衛尉少卿。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行過彭城。讀道旁碑文。未畢而絕倒。從者遙見。以爲中惡。此碑乃瞻父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瞻經熱病。面多癍痕。然雍容可觀。辭韻溫雅。南人大相欽服。陳舍人劉師知見而心醉。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今日誰相對揚者。其見重如此。還襲爵武城公。再遷吏部郎中。因患耳。請急十餘日。舊式百日不上解官。吏部尚書尉瑾。性偏急。以瞻舉措舒緩。曹務煩劇。附驛奏聞。因見代。遂免歸。天統末。加驃騎大將軍。就拜銀青光祿大夫。卒。贈大理卿。濟州刺史。謚曰文。瞻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恒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飧。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食。便往造

焉。贍不與交言。又不命匕飭。裴坐觀贍食。罷而退。明日自攜匕飭。恣情飲噉。贍謂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性方重。好讀書。酒後清言。聞者莫不傾耳。自大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醜籍者。爲潦倒。而贍終不改焉。常見選曹。以劉述爲縣令。謂之曰。官長正應子琮輩。乃復屈名人。馮子琮聞之。大怒。及其用事。幾敗焉。有集二十卷。悛弟仲文。有文學。太和中。爲丞相掾。沙苑之敗。仲文持馬尾渡河。波中乍沒。乍出。神武望見。曰。崔掾也。遽遣船赴。接及至。謂曰。卿爲君爲親。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也。後文襄欲使行青州。聞其多醉。乃止。天保初。悛爲侍中。仲文爲銀青光祿大夫。同日受拜。詩云。兩鳳連飛。嘗被敕召。宿醒未解。文宜怒。將罰之。試使爲觀射詩十韻。操筆立成。乃原之。拜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子偃。太子洗馬。尚書郎。偃弟儵。

儵字岐叔。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爲務。負恃才地。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初舉秀才。爲員外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與熊安生。馬敬德等議五禮。兼修律令。尋兼散騎侍郎。使陳還待詔。文林館。歷尚書郎。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語曰。京師灼灼。崔儵李若。若每與其子曰。盧思道。崔儵。杳然崖岸。吾所重也。汝其師之。思道與儵。嘗酒後相調。儵曰。偃邈無聞。思道譏儵云。高曾官薄。齊亡歸鄉。仕郡爲功曹。補主簿。隋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兼內史舍人。後兼通直散騎侍郎。聘陳。還授員外散騎侍郎。以龔常得無事。一醉輒八日。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幸。重儵門地。爲子玄縱。娶其女爲妻。娉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座。素令騎迎之。儵敝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坐。儵禮

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坐。後數日。儵方來謝。素待之如初。詔授易州刺史。或言其未合。乃追停。儵語人曰。易州刺史何必勝道義。仁壽中卒於京師。子世濟。仲文弟。叔仁。輕俠重衿。期仕魏。爲潁州刺史。以貪汙爲御史中丞。高仲密劾。賜死於宅。臨刑賦詩五絕。與諸弟訣別。不及其兄。悵以其不甚營救也。子彥武。有識用。隋開皇初。位魏州刺史。叔仁弟。叔義。魏孝莊時。爲尚書庫部郎。初。叔義父休。爲青州刺史。放盜魁。令出其黨。遂以爲門客。在洛陽。與兄叔仁鑄錢事發。合家逃逸。叔義見執。時城陽王徽爲司州牧。臨淮王彧以非其身罪。驟爲致言。徽以求婚不得。遂停赦書而殺之。叔義弟子侃。以寄名從軍。竊級爲中書郎。爲尚書左丞。和子岳。彈糾失官。性兼使氣。後自修改。閉門讀書。當時稱爲博洽。後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爲陽斐副。此居悲下。自負才地。呼斐爲陽子。語輒折之。還卒於路。子拯。位太子僕。武德郡守。子侃。弟子植。位冀州別駕。走馬從禽。髮挂木而死。子珪。子植弟子聿。位東莞太守。子聿。弟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居喪哀毀。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風。吹卽倒禪月。兄子度。死。又百日不入房。長八尺餘。姿神儻異。潛觀梁使劉孝儀。賓從見者駭目。武定中。爲平原公。開府祭酒。與兄子瞻俱詣晉陽。寄居佛寺。瞻長於子約。二歲。每退朝。久立。子約。馮几對之。儀望俱華。儼然相映。諸沙門竊窺之。以爲二天人也。乾明中。爲考功郎。病且卒。謂瞻曰。自諸兄歿。而門業頽替。居家大唯吾與爾。命之修短。曾何足悲。汝能免之。吾不餒矣。休弟。彥。字敬禮。位太子舍人。卒。贈樂安太守。妻樂安王長女。晉寧公主也。貞烈有德行。子愨。字長謙。幼聰敏。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子悵。爲長謙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爲妯娌。尚

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婚。休誠諸子曰：汝等宜皆一體，勿作同堂。意若不用吾言，鬼神不享汝祭祀。休亡，枕中有書，如平生所誠諸子奉焉。長謙與休第二子仲文同年而月長，其家謂之大二小二。長謙少與太原王延業俱為著作佐郎，監典校書，後為青州司馬。賊圍城二百日，長謙讀書不廢，凡手抄八千餘紙。天文律曆醫方卜相風角易言靡不開解，晚頗以酒為損，遷司徒諮議，修起居注，加金紫光祿大夫，後兼散騎常侍，使梁將行，謂人曰：我厄在吳國，忌在酉年，今恐不免，及還未入境，卒。年二十八，贈南青州刺史。逞兄通。

通字寧祖，亦有名於時，為慕容垂尚書左丞，范陽昌黎二郡太守。通曾孫延壽，冀州主簿，輕財好施，甚收鄉曲譽。延壽子隆宗，簡率兄弟，居喪以孝聞，位蘭陵燕二郡太守，仁信待物，檢慎至誠，故見重於時。卒，贈徐州刺史。謚曰孝子，敬保。冀州儀同府從事中郎，卒。贈冀州刺史，敬保子子恒，位魯郡太守，早卒。子恒弟子安子昇，武安中，連元瑾事，伏法。逞宗人模，字思範，琰兄，霸之後也。父遵，慕容垂少府卿，模仕宋，為滎陽太守，神麌中，平滑臺，歸降，後賜爵武城男，模長者篤厚，不營榮利，雖為崔浩輕侮，而不為浩屈，與崔頤相親，往來如一家。始模在南，妻張氏有二子，仲智、季柔。模至京師，賜妻金氏，生子幼度、仲智等。以父隔遠，乃聚貨，規贖歸之。其母張曰：汝父志懷無決，必不能來，行人以賄至都，模果顧念幼度等，指謂行人曰：何忍捨此輩，致為刑辱，當為爾取一人，使名位不減我，乃授以申謨，宋東郡太守也。神麌中，被執，賜妻，生子靈度。申謨聞此，乃棄妻子，走還江外，靈度刑為闢人，初真君末，模兄協子衰利為宋魯郡太守，以郡降，賜爵臨淄子，拜廣寧太守，卒。衰利二子懷順。

次恩仍居宋青州懷順以父入魏故不仕及魏克青州懷順迎表
剝喪還青州云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也其先姓田秦始皇滅齊田氏稱王家子
孫因以為氏仍居海岱祖猛仕符堅位丞相父休河東太守憲幼
孤隨伯父永在鄴符丕稱尊號復以永為丞相永為慕容永所殺
憲匿於清河人家皇始中乃歸魏道武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
待之以為本州中正領選曹事兼掌門下太武即位遷廷尉卿出
為上谷太守賜爵高唐子清身率下風化大行尋拜外都大官復
移中都歷任二曹斷獄稱旨進爵劇縣侯出為并州刺史又進北
海公境內清肅及還京師以憲年老特賜錦繡布帛珍羞醢膳天
安初卒年八十九謚曰康子崇襲崇弟疑字道長孝文初為南

尚書在任十四年時有州多事訟者真門疑性儒緩不絕終日昏

免唯疑卒得自保時人語曰實癡實昏終得保存後封華山公入
為內都大官卒子祖念襲爵祖念弟雲字羅漢頗有風尚位南兗
州刺史坐受所部荆山戍主杜虔財又取官絹因淦遂有割易御
史糾劾會赦免卒官贈豫州刺史謚曰文昭長子昕

昕字元景少篤學能誦書日以中疊舉手極上為率與太原王延
業俱詣魏安豐王延明延明歎美之太尉汝南王悅辟為騎兵參
軍舊事王出則騎兵武服持刀陪從昕恥之未嘗肯依行列悅好
逸遊或馳騁信宿昕輒棄還悅乃令騎兵在前手為驅策昕捨轡
高拱任馬所之左右言其誕慢悅曰府望唯在此賢不可責也悅
散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乃取
其一悅與府寮飲酒起自移牀人爭進手昕獨執板却立悅作色

曰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親起與牀卿何偃蹇對曰元景位望
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形安敢以親王寮家從廝養之役悅謝
焉坐上皆引滿酣暢昕先起臥於閑室頻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
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沈湎其亡也忽諸府主
自忽傲寮佐敢任其咎悅大笑而去後除著作佐郎以兵亂漸起
將避地海隅侍中李琰之黃門侍郎王遵業惜其名士不容外任
奏除尚書右外兵郎中出爲光州長史故免河陰之難遷東萊太
守於時年凶人多相食昕勤恤人隱多所全濟昕少時與河間邢
邵俱爲元羅賓友及守東萊邵舉室就之郡人以邵是邢杲從弟
會兵將執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子才當先執我邵乃免
太昌初還洛吏部尚書李神雋奏言比因多故常侍遂無員限今
以王元景等爲常侍定限八員如金紫光祿大夫武帝或時祖露
與近臣戲狎每見昕卽正冠而斂容焉昕體素甚肥遭喪後遂終
身羸瘠楊愔重其德素以爲人之師表元象元年兼散騎常侍聘
梁魏收爲副並爲朝廷所重使還高隆之求貨不得諷憲臺劾昕
收在江東大將商人市易並坐禁止齊文襄營救之累遷祕書監
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時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
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邢邵後見文襄說此言
以爲笑樂昕聞之詣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
之極深頃之以被謗左遷陽平太守在郡有稱績文襄謂人曰王
元景殊獲我力由吾數戲之其在吏事遂爲良二千石齊文宣踐
阼拜七兵尚書以參議禮封宜君縣男嘗有鮮卑聚語崔昂戲問
昕曰頗解此不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捺干似道我輩文
宣以昕疏誕非濟世才罵曰好門戶惡人身又有讒之者云王元

景每嗟水運不應遂絕帝愈怒乃下詔曰元景本自庸才素無勲行早露纓紱遂履清途發自畿邦超居詹事俄佩龍文之劍仍啟帶礪之書語其器分何因到此誠宜清心勵已少酬萬一尚書百揆之本庶務攸歸元景與奪任情威福在已能使直而為枉曲反成絃害政損公名義安在偽賞賓郎之味好咏輕薄之篇自謂模擬儉楚曲盡風制推此為長餘何足取此而不繩後將焉肅在身官爵宜從削奪於是徙幽州為百姓听任運窮通不改其操未幾徵還奉敕送肅莊於梁為主除銀青光祿大夫判祠部尚書帝怒臨漳令嵇曄及舍人李文師以曄賜薛豐洛文師賜崔士順為奴鄭子默私誘听曰自古無朝士作奴听曰箕子為之奴何言無也子默遂以听言啟文宣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紂楊愔微為解之帝謂音曰王元景是爾專士爾語皆元景所教帝後與朝臣酣飲听稱疾不至帝遣騎執之見其方搖膝吟詠遂斬於御前投屍漳水天統末追贈吏部尚書有文集二十卷子顛嗣卒於燕郡太守听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皆風流醜籍世號王氏九龍听弟暉昭晞皓最知名暉字元旭少與听齊名兼多術藝卒於中書舍人贈兗州刺史昭字仲亮少好儒術又頗以武藝自許性敦篤以友弟知名卒於考功郎中

晞字叔朗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魏末隨母兄東適海隅與邢子良遊處子良愛其清悟與其

在洛兩兄書曰賢弟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詠情性麗絕當時恐足下方難為兄不暇慮其不進也魏永安初第二兄暉聘梁啟晞釋褐除員外散騎侍郎徵署廣平王開府功曹史晞願養母竟不受署母終後仍屬遷鄴傲遊鞏洛悅其

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及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爲開府記室。晞稱先被犬傷。困篤不赴。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獬。書勸令赴。晞復書曰。辱告存念。見令起疾。循復眷旨。似疑吾所傷。未必是獬。吾豈願其必獬。但理契無疑耳。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說。足下旣疑其非獬。亦可疑其是獬。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獬。而營護。雖非獬。亦無損。疑其非獬。而不療。儻是獬。則難救。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於死。若王晞無可惜也。則不足取。旣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且將軍威德所被。颺飛霧襲。方掩八紘。豈在一介。若必從隗始。先須濟其生靈。足下何不從容爲將軍言也。於是方得見寬。俄而信返。晞遂歸鄴。齊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與諸子遊。晞與清河崔瞻。頓丘李度。范陽盧正。通首。應此。選文。襄持。爲大將軍。握。晞等手曰。我弟並向成長。志識未定。近善狎惡。不能不移。吾弟不負義方。卿祿位常亞吾弟。若苟使回邪。致相誑誤。舉及門族。非止一身。晞隨神武到晉陽。補中外府功曹參軍。帶常山王演友。齊天保初。行太原郡事。及文宣昏逸。常山王數諫。帝疑王假辭於晞。欲加大辟。王私謂晞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鞭鉗配甲。方居三年。王又固諫爭。大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謂左右曰。儻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每問王疾。謂曰。努力彊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往。王抱晞曰。吾氣息憊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爲人。兄尊爲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卒。王彊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徒還爲王友。王復錄尚書

事新除官者必詣王謝職去必辭。晞言於王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干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約絕。王上顧顯，賴殿下扶翼，王深納焉。常從容謂晞曰：王上起居不恒，卿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爲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切諫。王曰：今朝廷乃爾欲學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乃箭豕復識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何？奈皇太后何？乞且將順，日慎一日。王歔歔不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九思，今便息意，便命火對晞聞之後，王承閒苦諫，遂致忤旨。帝使力士反接，伏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誰教汝？王曰：天下禁口，除臣誰敢有言。帝催遣捶楚，亂杖數十，會醉臥得解。爾後藝黷之好，遍於宗戚，所往留連，甲書作夜，惟常山，多無適而去。及帝崩，濟南嗣立，王謂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慈恕，真守文良主。晞曰：天保享祚東宮，委一胡人，今卒覽萬機，駕馭雄傑，如聖德，勿沖未堪多難，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也？假令得遂，沖退自審家祚，得保靈長不？王默然思念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幸有故事。唯殿下慮之。王曰：我安敢自擬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避周公得邪？王不答。帝臨發，敕王從駕，除晞并州長史。及王至鄴，誅楊燕等，詔以王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督攝文武，還并州。及至，延晞謂曰：不早用卿言，使羣小弄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獲暫清，終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將往時，地位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有頃，奏趙郡王徽爲左長史，晞爲司馬。每夜載入書，則不與語，以晞儒緩，恐不允武將之意。後

進晞密室曰。比王諸侯貴。每見煎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正欲以正法繩之。晞曰。朝廷比者。疎遠親戚。寧思骨血之重。殿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下相疑。何由可久。且天道不恒。虧盈迭至。神機變化。眇蠻斯集。雖執謙挹。批糠神器。便是違上玄之意。墜先人之基。王曰。卿何敢須發。非所宜言。須致卿於法。晞曰。竊謂天時人事。同無異揆。是以冒犯雷霆。不憚斧鉞。今日得披肝膽。抑亦神明攸贊。王曰。拯難匡時。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尋有詔。以丞相任重。普進府僚一班。晞以司馬領吏部郎中。丞相從事中郎陸杏將出使臨別。握晞手曰。相王功格區宇。天下樂推。歌滿道。物無異望。杏等伏隸。願披赤心。而忽奉外使。無由面盡短誠寸心。謹以仰白。晞尋述杏言。王曰。若內外咸有異望。趙彥深朝。左右何因都無所論。自以卿意。試密與言之。晞以事階。問彥深曰。我比亦驚此音謠。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戰。弟既發論。吾亦欲昧死一披肝膽。因亦同勸。是時諸王公將相。日敦請四方岳牧。表陳符命。乾明元年八月。昭帝踐阼。九月。除晞散騎常侍。仍領兼吏部郎中。後因奏事罷。帝從容曰。比日何為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徑進也。因敕尚書楊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本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歷代廢禮墜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同。輿服增損。或道德高雋。久在沉淪。或巧言眩俗。祗邪害政。爰及田市舟車。徵稅通塞。婚葬儀軌。貴賤等衰。有不便於時。而古今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而當今毀棄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未待頓備。遇憶續聞。朝晡給典御食。畢景聽還。時百官請建東宮。敕未許。每令晞就東堂監視。太子冠服。導引趨拜。尋拜為太子太傅。晞以局司奉

鹽授皇太子。太子釋奠。又兼中庶子。帝謂曰。今既當劇職。不得尋常舒慢也。帝將北征。敕問比何所聞。晞曰。道路傳言。車駕將行。帝曰。庫莫奚南侵。我未經親戎。因此聊欲習武。晞曰。鑿駕巡狩。爲復何爾。若輕有征戰。恐天下失望。帝曰。此懦夫常慮。吾自當臨時。斟酌。帝使齋帥裴澤。主書蔡暉。伺察羣下。奸相誣枉。朝士呼爲裴蔡。時二人奏。車駕北征。後楊休之。王晞數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杖休之。晞脛各四十。帝斬人於前。問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臯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爲王公改之。帝欲以晞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訕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追無地。非不愛作熟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絹爲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然曰。我今段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晞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宅宣旨。皇后相聞。晞妻晞令妻答。妻終不言。晞以手撩胸而退。帝聞之笑。孝昭崩。晞哀慕。殆不自勝。因以羸敗。武成本忿其儒緩。由是彌嫌之。因奏事。大被訶叱。而雅步晏然。歷東徐州刺史。祕書監。武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三司。監修起居注。待詔文林館。性閒澹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填闕。未嘗以世務爲累。良辰美景。嘯詠邀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爲事。人士謂之方外司馬。指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閣祭酒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朱顏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及晉陽陷敗。與同志避周兵。東北走山路險迴。懼有土賊。而晞溫酒服。

膏曾不一廢。每不肯疾去。行侶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三公矣。齊亡。周武帝以晞爲儀同大將軍。太子諫議大夫。隋開皇元年卒於洛陽。年七十一。贈儀同三司曹州刺史。

皓字季高。少立名行。爲士友所稱。遭母憂。居喪有至性。儒緩亦同諸兄。嘗從文宣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爲求覓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爲司徒掾。在府聽午鼓。蹀躞待去。羣寮嘲之曰：王七思歸。何太疾。季高曰：大鵬始欲舉。燕雀何啾唧。嘲者曰：誰家屋當頭。鋪首浪遊逸。於是喧笑。季高不復得言。太寧初。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天統末。修國史。尋除通直散騎常侍。卒。贈郢州刺史。子伯奉朝請。待詔文林館。皓弟曄。字季炎。卒於滄州司馬。

封懿字處德。勃海修人也。曾祖曄。晉東夷校尉。父放。慕容暉吏部尚書。兄孚。慕容超太尉。懿有才器。能屬文。與孚雖器行有長短。而

燕書

名位略齊。仕慕容寶。位中書令。戶部尚書。寶敗歸魏。除給事黃門侍郎。都坐大官。章安子道武引見。問以慕容舊事。懿應對疎慢。廢黜還家。明元初復徵。拜都坐大官。進爵爲侯。卒。官懿撰燕書。頗行於世。子玄之坐與司馬國璠溫楷等謀亂。伏誅。臨刑。明元謂曰：終不令絕汝種也。將宥汝一子。玄之以弟虔之子磨奴。字君明。早孤。乞全其命。乃殺玄之四子。赦磨奴。刑爲宦人。崔浩之誅也。太武謂磨奴曰：汝本應全。所以致刑者。由浩也。後爲中曹監。使張掖。賜爵富城子。卒於懷州刺史。贈勃海公。謚曰定。以族子叔念爲後。回字叔念。孝文賜名焉。慕容曄太尉奕之後也。父鑿。初磨奴旣以回爲後。請於獻文。贈鑿寧遠將軍滄水太守。回襲磨奴爵富城子。宣武時。累遷安州刺史。山人愿朴。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勒

道人法
慶亂

令別處其俗遂改明帝時為瀛州刺史時大乘寇亂之後加以水潦表求賑恤免其兵調州內賴之歷度支都官二尚書冀州大中正滎陽鄭雲諂事長秋卿劉騰貨紫纈四百匹得為安州刺史除書日出晚往請回坐未定問回安州與生何事為便回曰卿荷國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職婦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與生乎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慙失色轉七兵尚書領御史中尉劾奏尚書右僕射元欽與從兄麗妻崔氏姦通時人稱之後為殿中尚書右光祿大夫莊帝初遇害河陰贈司空公謚曰孝宣長子隆之

隆之字祖裔小名皮寬和有度量延昌中道人法慶作亂冀州自號大乘眾五萬人隆之以開府中兵參軍與大都督元遙討之獲法慶賜爵武城子累遷河內太守未到郡屬介朱兆入洛莊帝崩隆之以父遇害常懷報雪因持節東歸圖為義舉遂與高乾等夜襲冀州克之乃推為刺史及齊神武自晉陽東出隆之遣子子繪隨高乾奉迎於滏口中興初拜吏部尚書韓陵之役留隆之鎮鄴城未幾徵為侍中封安德郡公于時朝議以介朱榮宜配食明帝廟庭隆之議曰榮為人臣親行殺逆豈有害人之母而與子對食之理以參議麟趾閣新制又贈其妻祖氏范陽郡君隆之表以先爵富城子及武城子轉授弟子孝琬等朝廷嘉而從之後為斛斯椿等所構逃歸鄉里齊神武召赴晉陽魏孝靜立除吏部尚書尋加侍中元象初除冀州刺史加開府累遷尚書右僕射及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陰招冀州豪望為內應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靜隆之首參神武經略奇謀皆密以啟聞手書削藁罕知於外卒於齊州刺史贈司徒神武以追榮未盡復啟贈太保謚宣懿

神武後至冀州北境。次交津。追憶隆之。顧冀州行事司馬子如言。其德美。爲之流涕。令以太牢就祭。隆之歷事五帝。以謹素見知。凡四爲侍中。再爲吏部尚書。一爲僕射。四爲冀州刺史。每臨冀部。州中舊齒咸曰。我封公復來。其得物情如此。子子繪嗣。子繪字仲藻。小名搔。性和理。有器局。釋褐祕書郎。累遷平陽太守。加散騎常侍。晉州北界霍山。舊號千軍徑者。山坂高峻。每大軍往來。士馬勞苦。子繪請於舊徑東谷。別開一路。神武從之。仍令子繪修開。旬日而就。徵補大行臺吏部郎中。神武崩。祕未發喪。文襄以子繪爲勃海太守。執其手曰。誠知未允勲臣官望。但須鎮撫。且衣錦晝遊。古人所貴。宜善加經略。不勞習常。太守向州參也。仍令收集部曲一千人。大寧三年。爲都官尚書。高歸彥作逆。命子繪參贊軍事。敗平。敕子繪權行州事。徵拜義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卒。謚曰簡。子寶蓋襲。子繪弟子繡。位霍州刺史。陳將吳明徹侵淮南。子繡城陷。送揚州。齊亡後逃歸。終於通州刺史。子繡外貌儒雅。而使氣難犯。兄女壻司空婁定遠。爲瀛州刺史。子繡爲勃海太守。定遠過之。對妻及諸女。讌集言戲。微有褻慢。子繡鳴鼓集衆將攻之。定遠免冠拜謝。久之乃釋。隆之弟興之。字祖胃。經明行修。恬素清靜。位瀛冀二州刺史。平北府長史。所歷有當官譽。卒。以隆之佐命。加贈殿中尚書。雍州刺史。謚曰文。子孝琬。字士禱。七歲而孤。爲隆之鞠養。慈愛甚篤。隆之故。以父爵富城子。授焉。位東宮洗馬。卒。贈太府少卿。孝琬性恬靜。頗好文詠。太子少卿邢邵。七兵尚書王昕。並先達高才。與孝琬年位懸隔。晚相逢遇。分好遂深。孝琬靈視言歸。二人送於郊外。悲哭悽慟。有感路人。孝琬弟孝琰。字士光。少修飭學。尚有風儀。位祕書丞。散騎常侍。聘陳使。至在道。遙授中書侍郎。還坐受魏收囑。

牒其門客從行事發付南都獄決鞭二百除名後除并省吏部郎
中南陽王友赴晉陽典機密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
富商丁鄒嚴興等並爲義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孝琰入弔出謂
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
而大怒其後會黃門郎李瓌奏南陽王綽驕恣士開因譖之曰孝
琰從綽出外乘其副馬捨離部伍別行戲語時孝琰女爲范陽王
妃爲禮事因假入辭帝遂決馬鞭一百放出又遣高阿那肱重決
五十幾死還鄴在集書省上下自此沈廢士開死後爲通直散騎
常侍後與周和好以爲聘周使副祖珽輔政奏入文林館撰御覽
孝琰文筆不高但以風流自立善談戲威儀閒雅容止進退人皆
慕之以祖珽好自矜大伎之云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
大以爲恨尋以本官兼尚書右丞其所彈射多承意旨時有道人
曇獻者爲皇太后所幸賞賜隆厚車服過度又乞爲沙門統後主
意不許但太后欲之遂得居任然後主常憾焉因僧尼他事訴者
辭引曇獻上令有司推劾孝琰案其受賄致於極法其家珍異悉
以沒官由是正授左丞仍奏門下事性頗簡傲不諧時俗意遇漸
高彌自矜誕舉動舒遲無所降屈識者鄙之與崔季舒等以正諫
同死子君確君二人徙北邊少子君嚴君贊下蠶室南安敗君
確等二人皆坐死興之弟延之字祖業少明辯有世用封琰城子
位青州刺史多所受納後行晉州事沙苑之敗延之棄州北走以
隆之故免其死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謚文恭子纂嗣暨長子
琳字彥寶位中書侍郎與侍中南平王馮誕等議定律令有識者
稱之歷位太尉長史司宗下大夫南夏青二州刺史光祿大夫琳
弟子肅

主

靜

蕭字元邕博涉經史太傅崔光見而賞焉位尚書左中兵郎中性
恭儉不妄交游唯與崔勣勣從兄鴻尤相親善所制文章多亡失
存者十餘卷懿從兄子愷字思悌奕之孫也父勸慕容垂侍中太
常卿愷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後入代都名出懿子玄之右
俱坐司馬氏事死愷妻盧玄女也愷子伯達棄母及妻李氏南奔
河表改婚房氏獻文末伯達子休傑內入祖母盧猶存垂百歲矣
而李已死休傑位冀州咸陽王府諮議參軍

干

回族叔軌字廣度好學通覽經傳與光祿大夫武邑孫惠蔚同志
友善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吾所弗如者多矣頗自修潔
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修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整
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而後爲賢言者慙退以兼員外
散騎常侍銜命高麗高麗王雲恃其偏遠稱疾不親受詔軌正色
詰之喻以大義雲乃北面受旨使還轉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勃
海太守崔休入爲吏部郎中以兄考事于軌軌曰法者天下之事
不可以舊君故虧之也休歎其守正軌在臺中稱爲儒雅除國子
博士假通直散騎常侍慰勞汾州山胡司空清河王懌表修明堂
辟雍詔百寮集議軌議曰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
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牕鄭玄云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
明堂互文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
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玄又曰
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窗者通
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若其上圖下方以則天地通水
環宮以節觀者茅蓋白盛爲之質飾赤綴白綴爲之戶牖皆典籍
所載制度之明義也秦焚滅五典非毀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

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文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為九室是以黃圖白虎通蔡邕應邵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天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行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厥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訓人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為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袁準之徒已論正矣後卒於廷尉少卿贈濟州刺史初軌深為郭祚所知祚常謂子景尚曰封軌高綽二人並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妄進舉而每薦此二人非直為國進賢亦為汝等之津梁其見重如此軌既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槩立名高肇拜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軌以務德真言修身之本茲回纓彼世之巨害乃為務德慎言遠未足論其高下能無及乎瞻詞韻溫雅風神秀發固人望也王憲名公之孫老見優異元景昆季履道標映人倫美哉封回克光家世隆之勤勞霸業子繪實隆堂構可謂載德者矣君義聚斂嗇愆無乃鄙哉

昭和十五年一月十四日夜也

乃搜檢經緯上明堂圖說八卷又撰封氏本錄六卷正光末尚書僕射蕭寶實為關西行臺引為行臺郎及寶實為逆偉伯與子王固潛結關中豪右韋子舉等謀舉義兵事發見殺永安中尚書州刺史職一子出身無子轉授弟翼翼弟述述字君義有幹用天子中為三公郎中時增損舊事為麟趾新條其名法科條皆述所制定齊受禪累遷大理卿清河三年授尚書尚書趙彥深使封氏收尚書職依之國子祭酒馬敬德等請定律

無以備其高才

劉之禮受器業千餘實劉堂對口隨蕭蕭者矣其義聚煥奇

古公之術其異示景景李鄧首對如人俞美詩挂回支水寒

未以備其高才猶無及乎劉端贈風帆表贊固人壁也王憲

佞防姦四戒文多不載長子偉伯字君良博學有才思弱冠除太

學博士每朝廷大議偉伯參焉雅為太保崔光僕射遊肇所知賞

太尉清河王懌辟參軍事懌親為孝經解詁命偉伯為難例九條

皆發起隱漏偉伯又討論禮傳詩易疑事數十條儒者咸稱之時

朝廷將經始明堂廣集儒學議其制度九五之論久而不定偉伯

乃搜檢經緯上明堂圖說六卷又撰封氏本錄六卷正光末尚書

僕射蕭寶寅為關西行臺引為行臺郎及寶寅為逆偉伯與南平

王固潛結關中豪右韋子粲等謀舉義兵事發見殺永安中贈瀛

州刺史聽一子出身無子轉授弟翼翼弟述

述字君義有幹用天平中為三公郎中時增損舊事為麟趾新格

其名法科條皆述所刪定齊受禪累遷大理卿清河三年敕與錄

尚書趙彥深僕射魏收尚書楊休之國子祭酒馬敬德等議定律

令。歷位度支五兵殿中三尚書。述久為法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深為時人所稱。而厚積財產。一無分饋。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亦絕於拯濟。朝野物論甚鄙之。外貌方整。而不免請謁。迴避進趣。頗致嗤駭。前妻河內司馬氏一息。為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為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經府訴云。送騾乃嫌脚踏。評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為恠齎所及。每致紛紜。子元蒞位。太子舍人述弟詢。字景文。闕涉經史。以清素自持。位尚書左丞。濟南太守。歷官皆有幹局才具。臨郡甚著聲績。隋開皇中卒。

論曰。崔逞。文學器識。當年之俊。忽微慮遠。俱以為災。休立身有本。當官著稱。長儒才望之美。禍因驕物。雖有周公之才。猶且為累。况

北史卷二十五

西川中鳳閣
氏圖商周

列傳第十二

古弼

張黎

劉潔

丘堆

娥清

伊馥

乙瓌

周幾

豆代田

車伊洛

王洛兒

車路頭

盧魯元

陳建

來大千

宿石

萬安國

周觀

尉撥

陸真

呂洛拔

薛彪子 子叔

尉元

慕容白曜

和其奴

苟頰

宇文福

古弼代人也。少忠謹，善騎射。初為獵郎門下奏事，以敏正稱。明元嘉其真而有用，賜名曰筆。後改名弼，言其有輔佐才也。令典西部，與劉潔等分給機要。敷奏百揆，太武卽位以功，拜立節將軍，賜爵靈壽侯。歷位侍中、吏部尚書、典南部奏事。後征馮弘，弘將奔高麗，高麗救軍至，弘乃隨之。令婦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麗陳兵於外。弼部將高苟子擊賊軍，弼酒醉，拔刀止之。故弘得東奔。太武大怒，黜為廣夏門卒。尋復為侍中，與尚書李順使涼州，賜爵建興公。

鎮長安。甚有威名。及議征涼州。弼與順成言。涼州乏水草。不宜行。帝不從。既尅姑臧。微嫌之。以其有將略。弗之責。宋將裴方明尅仇池。立楊玄庶子保熾。於是假弼節。督隴右諸軍討仇池。平之。未幾。諸氏復推楊文德爲主。圍仇池。弼攻解其圍。文德走漢川。時東道將皮豹子聞仇池圍解。議欲還軍。弼使謂曰。若其班師。寇衆復至。後舉爲難。不出秋冬。南寇必來。以逸待勞。百勝之策也。豹子乃止。太武聞之曰。弼言長策也。制有南秦。弼謀多矣。景穆總攝萬機。徵爲東宮四輔。與宜都王穆壽並參政事。遷尚書令。弼雖事務殷湊。而讀書不輟。端謹慎密。口不言禁中事。功名等於張黎。而廉不及也。上谷人上書言。苑圍過度。人無田業。宜減太半。以賜貧者。弼入。欲陳奏。遇帝與給事中劉樹基。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帝前。碎樹頭掣下林。以手搏其耳。以拳敲其背。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失容。放基曰。不聽奏事。過在朕。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帝奇弼公直。皆可其奏。以與百姓。弼曰。爲臣逞志於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詣公車。免官。徒跣自劾。請罪。帝召之。謂曰。卿共寇履。吾聞築社之役。蹇蹙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何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便人者。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爲之。無所顧也。太武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太武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帝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爲筆公。屬官懼誅。弼告之曰。吾謂事君使田獵。不過盤游。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窺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爲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寧避死乎。明主可以理于此。自吾罪。帝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

匹鹿十頭。後車駕田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十乘運之。帝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雁侵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卜，可謂社稷之臣。」初，楊難當之來也，詔弼悉送其子弟於京師。楊玄少子文德，以黃金三十斤賂弼，弼受金，留文德而遇之無禮。文德亡入宋，太武以其正直有戰功，弗加罪責。太武崩，吳王立，以弼為司徒。文成即位，與張黎並坐議不合旨，俱免。有怨謗之言，其家人告巫蠱，俱伏法，時人冤之。

張黎，雁門平原人也。善書計，道武知待之明。元器其忠亮，賜爵廣平公。管綜機要，太武以其功舊，任以輔弼。除大司農卿、軍國大議。黎常與焉。以征赫連定功，進號正北大將軍。與樂安王範、濟南公崔徽、鎮長安清約公平，甚著聲稱。代下之日，家無餘財。太武征涼州，蠕蠕吳提乘虛入寇，黎與司空長孫道生拒擊走之。景穆初，總百揆。黎與崔浩等輔政，忠於奉上，非公事不言。詔賜浩黎布帛各千疋，以褒舊勲。吳王余立以黎為太尉。後文成即位，與古弼俱誅。劉潔，長樂信都人也。昭成時，慕容氏獻女，潔祖父生為公王家臣，乃隨入魏，賜以妻妾，生子堤。位樂陵太守，封信都男。卒。潔襲堤爵，數從征討，進爵會稽公。後與永安侯魏勤及功勞將軍元屈等擊吐京叛胡，為其所執，送赫連屈丐。潔聲氣不撓，呼其字而與之言，神色自若。屈丐壯而釋之。後得還國，典東部事。明元寢疾，太武監國。潔與古弼等選侍東宮，對綜機要。太武即位，奇其有柱石用，委以大任。及議軍國，朝臣咸推其能。遷尚書令，改為鉅鹿公。車駕西伐，潔為前鋒，沮渠牧犍弟董來距戰於城南。潔信卜者之言，以日

辰不協擊鼓却陣故董來得入城太武微嫌之潔久在樞密恃寵自專帝心稍不平時議伐蠕蠕潔言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羣臣皆從其議帝決行乃從崔浩議既出與諸將期會鹿渾谷而潔恨其計不用欲沮諸將乃矯詔更期諸將不至時虜衆大亂景穆欲擊之潔執不可停鹿渾谷六日諸將猶不集賊已遠遁追至石水不及而還師次漢中糧盡士卒多死潔陰使人驚軍勸帝棄軍輕還帝不從潔以軍行無功奏歸罪於崔浩帝曰諸將後期及賊不擊罪在諸將豈在於浩又潔矯事遂發輿駕至五原收潔幽之太武之征也潔私謂親人曰若軍出無功車駕不返卽吾當立樂平王潔又使右丞張嵩求圖讖問劉氏應王繼國家後我審有名姓不嵩對曰有姓而無名窮驗欵引搜嵩家果得讖書潔與南康公秋燔及嵩等皆夷三族死者百餘人潔既居勢要內外憚之側目而視籍其家財產鉅萬太武追忿言則切齒

丘堆代人也美容儀初以忠謹入侍明元卽位拾遺左右稍遷散騎常侍太武監國臨朝堆與太尉穆觀等爲右弼及卽位賜爵臨淮公位太僕與宗正娥清略地關右而宜城王奚斤表留堆合軍與赫連昌相拒斤進擊赫連定留堆守輜重斤爲定禽堆聞而棄甲走長安帝大怒遣西平安頡斬堆

娥清代人也少有將略累著戰功稍遷給事黃門侍郎明元南巡幸鄴以清爲中領軍將軍與宋兵將軍周幾等度河略地至湖陸以功賜爵須昌侯與幾等遂鎮枋頭太武初乃還京師進爲東平公後從平統萬遂與奚斤討赫連昌至安定及昌弟定西走斤追之清欲尋水往斤不從遂與斤俱爲定禽尅平涼乃得還後與古弼等東討馮弘以不急戰弘奔高麗檻車徵黜爲門卒而卒於家

子延賜爵南平公

伊敏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力曳牛却行。神麇初擢為侍郎，轉三郎，賜爵汾陽子。太武將討涼州，議者咸以無水草諫。唯司徒崔浩勸行。羣臣出後，敏曰：「涼州若無水草，何得為國？宜從浩言。」帝善之。及尅涼州，大會於姑臧。帝謂羣臣曰：「崔公智計有餘，吾亦不復奇之。正奇敏弓馬士所見，能與崔同耳。」顧謂浩曰：「敏智力如此，終至公相。」浩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衛青、霍去病亦不讀書而致公輔。帝欲以敏為尚書，封郡公。敏以尚書務殷，公爵至重，辭之。中祕二省多諸文士，請參其次。帝賢之，遂拜祕書監，賜爵河南公。拜司空，清約自守，為政舉大綱而已。不為苛碎。大安二年，領太子太保。三年，與司徒陸麗等並平尚書事。薨。子蘭襲爵，位庫部尚書。卒。子益生，驍勇有膽氣，累有戰功，遂為各將，以勲賜爵平城子。為西道都督，戰歿。贈雍州刺史。

乙瓌，代人也。其先世統部落。太武時，瓌父匹知遣瓌入貢，帝留之。瓌善騎射，手格猛獸。尚太武女上谷公主，除駙馬都尉，賜爵西平公。從駕南征，都督前鋒諸軍事，勇冠三軍。後進爵為王。又為西道都督。薨。年二十九，贈太尉公。謚曰恭。子乾歸襲爵。乾歸有氣幹，頗習書疏，尤好兵法。尚景穆女安樂公主，除駙馬都尉，侍中。獻文初，為秦州刺史。有惠政。孝文即位，為中道都將。卒。謚曰康。子海，字懷仁，位散騎侍郎。卒。謚曰孝。海子瑗，字雅珍，尚孝文女淮陽公主。除駙馬都尉，累遷西兗州刺史。天平元年，舉兵，應樊子鵠，戰敗死。周幾，代人也。少以善射為獵郎。明元即位，為左部尚書。以軍功封交趾侯。太武以幾有智勇，遣鎮河南，威信著于外境。幾常嫌奚斤等綬撫關中失和，每至言論，形于聲色。斤等憚焉。進號宋兵將軍。

討

率洛州刺史于栗磾以萬人襲陝城卒于軍軍人無不歎惜之歸葬京師謚曰桓子步襲爵

豆代田代人也明元時以善騎射爲內細射從攻武牢詔代田登樓射賊矢不虛發以功遷內三郎從射赫連昌乘勝追賊入其宮門門閉代田踰宮而出太武壯之拜勇武將軍後從討平涼破赫連定得奚斤等以定妻賜之詔斤膝行授酒於代田敕斤曰全爾身命者代田功也以從討和龍戰功封長廣公卒於統萬鎮大將贈長廣王謚曰恭子周求襲爵

車伊洛焉耆胡也世爲東境部落帥恒修職貢延和中授平西將軍封前部王伊洛規欲歸闕爲沮渠無諱斷路伊洛連戰破之無諱卒伊洛前後遣使招喻其子乾壽等及其戶五百餘家送之京師又率部衆二千餘人伐高昌討破焉耆東關七城正平二年伊洛朝京師拜都官尚書將軍王如故卒謚康王葬禮依盧魯元故事子歇襲爵

王洛兒京兆人也明元在東宮以善騎射給事帳下謹愿未嘗有過明元嘗獵于灑南水陷沒馬洛兒沒水奉帝出殆將凍死帝解衣賜之自是恩寵日隆天賜末帝避難居外洛兒晨夜侍衛恭勤發於至誠元紹之逆帝左右唯洛兒與車路頭晝居山嶺夜還洛兒家洛兒隣人李道潛相奉給晨復還山衆庶頗知喜而相告紹聞收道斬之洛兒猶冒難往返京都通問於大臣大臣遂出奉迎百姓奔赴明元還宮社稷獲全洛兒有功焉明元卽位拜散騎常侍賜爵新息公加直意將軍又追贈其父爲列侯賜僮隸五十戶卒贈太尉建平王賜温明祕器載以輜輶車使殿中衛士爲之導從親臨哀慟者四焉乃鳩其妻周氏與合葬于長城襲爵

車路頭代人也。少以忠厚，選給東宮為帳下帥。天賜末，明元出於外，路頭隨侍，竭力及卽位，封宣城公。忠意將軍，帝性明察，羣臣多以職事遇譴，至有杖罰，故路頭優游不任事，性無害，每評獄處理，常獻寬恕之議，以此見重於朝。帝亦敬納之。卒，明元親臨哀慟，贈太保、宣城王。謚曰忠貞。喪禮亦依安成王叔孫俊故事，陪塋金陵子春襲爵。

盧魯元，昌黎徒河人也。曾祖副鳩，仕慕容氏為尚書令。臨澤公祖父並至大官。魯元寬和有雅度，明元時選為通直郎，以忠謹給侍東宮。太武親愛之，卽位以為中書侍郎，寵待彌渥。而盧元益加謹肅，帝愈親待之，內外大臣莫不敬憚。性多容納，善與人交，好掩人過，揚人美。由是公卿咸親附之。以工書有文才，累遷中書監，領祕書事。賜爵襄城公，贈其父為信都侯。從征赫連昌，太武親追擊入其城門。魯元隨帝出入，是日微魯元，幾至危殆。後遷太保，錄尚書事。帝貴異之，臨幸其第，不出旬日，欲其居近，易往來。乃賜甲第於宮門南，衣食車馬皆乘輿之副。真君三年，駕幸陰山，魯元以疾不從。侍臣問疾，醫藥傳驛相屬於路。及薨，帝甚悼惜之，還臨其喪，哭之哀慟。東西二宮命太官日送奠，晨昏哭臨，訖則備奏鍾鼓伎樂，輿駕比塋三臨之。喪禮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而贈送有加。贈襄城王。謚曰孝。塋於崞山，為建碑闕，自魏興貴臣恩寵無與為比。子統襲爵，以父任侍東宮。太武以元舅，陽平王杜超女，南安長公主所生，妻之。車駕親自臨送，太官設供具，賞賚千計。文成卽位，與選部主客二曹卒，贈襄城王。謚曰景。無子，弟彌娥襲卒，贈襄城王。謚曰恭。魯元少子內，給侍東宮。景穆深昵之，常與臥起，同衣食。父子有寵，兩宮勢傾天下。內性寬厚，有父風，而恭慎不及。正平初，宮臣

伏誅太武以魯元故唯殺內而厚撫其兄弟。

陳建代人也。以善騎射擢爲三郎。遷下大夫。內行長。太武討山胡白龍。輕之。單將騎數十。每自登山。白龍伏壯士。出不意。帝墜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捍賊。奮擊殺數人。被十餘瘡。帝壯之。賜別戶二十。文成初。出爲幽州刺史。假秦郡公。帝以建貪暴懦弱。遣使就州罰杖五十。孝文初。徵爲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趙郡公。建與晉陽侯元祉。德長樂王穆亮。平原王陸叡。密表啟南伐。帝嘉之。遷司徒。進爵魏郡王。帝與文明太后。頻幸建第。賜建妻於後庭。薨。子念生襲。有罪。爵除。

來大千。代人也。父初真。從道武避難。叱候山。參勅業功。官至後將軍。武原侯。與在八議。大千驍果。善騎射。永興初。襲爵位中散。至於朝賀之日。大千常著御鎧。盤馬殿庭。朝臣莫不嗟歎。遷內三郎。隨將典宿衛禁旅。大千用法嚴明。上下齊肅。嘗從明元校獵。見獸在高巖上。持稍直前刺之。應手而死。帝嘉其勇壯。太武踐阼。與襄城公盧魯元等七人。俱爲常侍。常持仗侍衛。晝夜不離左右。累從征伐。以戰功。賜爵廬陵公。鎮雲中。兼統白道軍事。太武以其壯勇。數有戰功。兼悉北境險要。詔使巡撫六鎮。以防寇虜。經略布置。甚得事宜。後吐京胡反。以大千爲都將。討平之。在吐京卒。喪還。停於平城南。太武出游。還見而問之。左右以對。帝悼歎之良久。詔聽其喪。入殯城內。贈司空。謚莊公子。丘頽襲爵。降爲晉興侯。

宿石朔方人。赫連屈丐弟。文陳之曾孫也。天興中。文陳父子歸魏。道武嘉之。以宗女妻焉。拜上將軍。祖若豆根。明元時。賜姓宿氏。襲上將軍。父沓干。從太武征平涼。有功。賜爵漢安男。後從討蠕蠕。戰沒。石年十三。襲爵。擢爲中散。遷內行令。從於苑中。游獵。石走馬引

前道峻馬倒殞絕久之乃蘇由是御馬得制文成嘉之賜以緇帛
駿馬改爵義陽子又常從獵文成親欲射猛獸石叩馬諫引帝至
高原上後猛獸騰躍殺人褒美其忠許後有犯罪宥而勿坐賜駿
馬一疋尚上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吏部尚書進爵太山公為北
征中道都大將卒追贈太原王謚康葬禮依盧魯元故事太和初
子倪襲爵

萬安國代人也世為酋帥父振尚高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長
安鎮將爵馬翊公安國少明敏以國甥復尚河南公主拜駙馬都
尉獻文特親寵之與同臥起拜大司馬大將軍封安城王安國先
與神部長奚買奴不平承明初矯詔殺買奴於苑中孝文聞之大
怒遂賜死年二十三子翼襲王爵有嵇根者世為紇奚部帥皇始
初率部歸魏尚昭成女生子拔位尚書令拔尚華陰公主生子敬
元紹之逆也主有功超授敬大司馬封長樂王薨子護襲拜外都
大官根事迹遺落故略附云

秘報

周觀代人也驍勇有膂力太武以軍功賜爵金城公位高平鎮將
善撫士卒號有威名後拜內都大官出為秦州刺史撫馭失和部
人薛永宗聚眾汾曲以叛觀討永宗為流矢所中太武幸蒲坂觀
聞帝至驚怖而起瘡重遂卒帝怒絕其爵云
尉撥代人也父那濊陽太守撥為太學生募從兗州刺史羅怛擊
賊於陳汝有功賜爵介休男討和龍擊吐谷渾皆有軍功進爵為
子累遷杏城鎮將大得人和文成以撥清平有惠績賜以衣服獻
文即位為北征都將南攻懸瓠進爵安城侯位北豫州刺史卒謚
敬侯
陸真代人也父洛侯秦州刺史真少善騎射太武以真膂力過人

拜內三郎。真君中從討蠕蠕以功。賜爵關內侯。後攻懸瓠。登樓臨射城中。弦不虛發。從太武至江。還次盱眙。真功居多。文成卽位。進爵都昌侯。位選部尚書。後拜長安鎮將。時初置長蛇鎮。真率衆築城。未訖而氏豪仇儻等反叛。真擊平之。卒城長蛇而還。東平王龜符反于長安。以真爲長安鎮將。賜爵河南公。長安平。兵人素伏其威信。及至皆怙然安靜。在鎮數年。甚著威稱。卒。謚曰烈子。延字契胡提。頗有氣幹。襲爵河南公。例降。改封汝陽侯。位懷朔鎮大將。太僕卿。受使綏慰秀容。爲牧子所害。

呂洛拔。代人也。曾祖渴侯。昭成時。率戶五千歸魏。父匹知。太武時。爲西部長。封滎陽公。洛拔以壯勇知名。文成未爲平原鎮都將。隨尉元攻宋。將張永大敗之。賜爵成武侯。卒。長子文祖。獻文以其黠。臣子補龍牧曹奏事中散。以收產不滋。坐徙武川鎮。後文祖以昌語譚註皇誥辭。義通辯爲外都曹。奏事中散。後坐事伏法。

薛彪子。代人也。祖達頭。自姚萇時。率部落歸魏。道武賜爵聊城侯。待以上客禮。賜妻鄭氏。卒。贈冀州刺史。謚曰悼。父野豬。并太二州刺史。封河東公。有聲稱。卒。謚曰簡。彪子姿貌壯偉。明斷有父風。爲內行長。典奏諸曹事。當官正直。內外憚之。及文明太后臨朝。出爲枋頭鎮將。素剛簡。爲近臣所嫉。因小過。黜爲鎮門士。及獻文南巡。次山陽。彪子拜訴於路。復除枋頭鎮將。累遷開府。徐州刺史。在州甚多惠政。百姓便之。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咸以贓汙。彪子案之於法。安等遣子弟上書誣彪子。南通賊虜。孝文曰。此妄矣。推案果虛。卒。謚曰文子。琬。

琬。字曇珍。形貌瓌偉。少以幹用。爲典客令。每引見。儀望甚美。宣武謂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當升進。何以處官。琬答曰。宗廟之

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此之外，非庸臣所及。正光中，行洛陽令，部內肅然。時以久旱，京師見囚，悉召集於都亭，理問冤滯。洛陽獄唯有三人，孝明嘉之，賜縑百疋。琰本附元叉，又廢憂懼，由是政教廢弛，坐免官。李神軌有寵於靈太后，叡復事之，累遷吏部郎中。先是吏部尚書崔亮奏立停年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琰乃上書曰：臣聞錦綬雖輕，不委之以學割；瑚璉任重，豈寄之以弱力。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使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為銓衡。今黎元之命繫於守長，若其得人，則蘇息有地，任非其器，為患更深。請郡縣之職，吏部先盡擇才，并學通古今，曉達政職者，以應其選，不拘入職遠近，年數多少。其積勞之中，有才堪牧人者，自在先用之限，其餘不堪者，既壯藉其力，豈容老而棄之。將左丞尉去人稍遠，小小當否，未為多失。直依次補叙，以酬其勞。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陳之曰：今四方初定，務在養人，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宰貴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庶令塗炭之餘，戴仰有地。詔下公卿議之事，亦寢。元天穆討邢杲，以琰為行臺尚書。軍次東郡，時元顥已據鄆城，邢杲又逼歷下。天穆議其所先，議者咸以杲盛，宜先經略。唯琰以杲為聚眾無名，雖強猶賊。元顥王室昵親，來稱義舉，自河陰之役，人情駭怨。今有際會，易生感動，待顥事決，然後迴師。天穆以羣情所願，遂先討杲。杲降，軍還至定陶。天穆留琰行西兗州事，尋為元顥所陷。顥執琰自隨，朱榮破顥，天穆謂琰曰：不用君言，乃至於此。天平初，拜七兵尚書。齊神武引為丞相府長史，軍國之事多所關知。琰亦推誠盡節，屢進忠讜。神武大舉西伐，將度蒲津。琰諫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但宜置兵諸道，勿與野

戰比及來年麥秋人應餓死寶炬黑獺自然歸降願無渡河侯景亦曰今舉兵極大萬不一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合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神武皆弗納遂有沙苑之敗後范陽盧仲禮反琬與諸軍討平之轉殷州刺史爲政嚴酷吏人苦之後歷位度支殿中二尚書天保元年卒於兼尚書右僕射臨終救其子斂以時服踰月便葬不聽干求贈官自制喪車不加彫飾但用麻爲旒蘇繩網絡而已明器等物並不令置琬久在省闈明閑簿領常言剖斷敏速如流然天性險忌情義不篤外若方格內實浮動受納貨賄曲理舞法深文刻薄多所傷害人士畏惡之魏東平王元匡妾張氏淫逸放恣琬初與姦通後納以爲婦惑其讒言遂棄前妻于氏不認其子允家人內忿競相告列深爲世所譏鄙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青州刺史謚曰威恭子

允嗣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世爲豪宗父目斤勇略聞於當時位中山太守元以善射稱爲羽林中郎以匪懈見知稍遷駕部給事中賜爵富城男和平中遷北部尚書進爵太昌侯天安元年薛安都以徐州內附獻文以元爲持節都督東道諸軍事與城陽公孔伯恭赴之宋兗州刺史畢衆敬遣東平太守章仇檟歸欵元並納之遂長驅而進宋遣將張永沈攸之等屯于下礮安都出城見元元依朝旨授其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李璨等與安都俱還入城別令孔伯恭撫安內外然後元入彭城元以永仍據險要乃命安都與璨等同守身率精銳揚兵於外分擊呂梁絕其糧道永遂捐城夜遁於是遣高閭與張謹對爲東徐州刺史李璨與畢衆敬對爲東兗州刺史拜元開府都督徐州刺史淮陽公太和初徵爲內都

北史二十一
大官既而出爲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鎮都將甚得夷人之心三年進爵淮陽王以舊老見禮聽乘步挽杖於朝齊高帝既立多遣間諜扇動新人不逞之徒所在蜂起以元威名夙振使總率諸軍以討之東南清晏遠近帖然入爲侍中都曹尚書遷尚書令進位司徒十年例降庶姓王爵封山陽郡公其年頻表以老乞身詔許之元詣闕謝老引見於庭命升殿勞宴賜玄冠素服又詔曰前司徒山陽郡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新太伯游明根並元亨利貞明允誠素位顯台宿歸老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孝文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則人之所崇莫重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旣年衰不究遠趣心耳所及敢不盡誠帝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于懷明根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詩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如此則孝順之道無所不格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臣年志朽弊識見昧然在於愚慮不敢不盡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克已復禮以行來授禮畢乃賜步挽一乘詔曰夫尊老尚更列聖同致欽年敬德綿哲齊軌朕雖道謝玄風識昧微則然仰稟先誨企遵猷旨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焉斯彰兄焉斯顯矣前司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並以冲德懸車懿量歸老故尊老以三事更以五雖老更非官耄耄罔祿然況事旣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祿五更可食元卿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十七年元疾篤帝親省疾薨謚景桓公葬以殊禮給羽葆鼓吹假黃鉞班

劔四十人。子翊襲爵遷洛。以山陽在畿內。改爲博陵郡。公卒於恒州刺史。謚曰順。

慕容白曜。慕容晃之玄孫也。父瑒。歷官。以廉清見稱。賜爵高都侯。終尚書左丞。謚曰簡。白曜少爲中書吏。以敦直給事宮中。襲爵。稍遷北部尚書。文成崩。與乙渾共執朝政。遷尚書右僕射。進爵南鄉公。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兗州刺史畢眾敬。並以城內附。詔鎮南大將軍尉元。鎮東將軍孔伯恭。赴之。而宋東平太守申纂。屯無鹽。并州刺史房崇吉。屯斗城。過絕王使。皇興初。加白曜使持節督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進爵上黨公。屯碯碯。爲諸軍後繼。白曜攻纂於無鹽。拔其東郭。纂遁。遣兵追執之。迴攻斗城。肥城。戍主聞軍至。棄城遁走。獲粟三十萬石。又下襲破麋。溝垣。苗二戍。得粟十餘萬斛。由是軍糧充足。先是淮陽公。更豹子。再征垣苗。不尅。白曜一旬內。頓拔四城。威震齊土。獻文下詔。褒美之。斗城不降。白曜縱兵。陵城。殺數百人。崇吉夜遁。白曜撫其人。百姓懷之。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宋遣將吳喜公。欲寇彭城。鎮南大將軍尉元。請濟師。獻文詔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因停。曾崇吉與從弟法壽。盜宋盤陽城。以贖母妻。白曜遣將軍長孫觀等。率騎入自馬耳關。赴之。觀至盤陽。諸縣悉降。白曜自瑕丘。進攻歷城。二年。崔道固及兗州刺史梁鄒守將劉休賓。並面縛而降。白曜皆釋之。送道固。休賓及其寮屬于京師。後乃徙二城人。望於下館。朝廷置平齊郡。懷寧。歸安二縣。以居之。自餘悉爲奴婢。分賜百官。白曜雖在軍旅。而接待人物。寬和有禮。所獲崇吉母妻。申纂婦女。皆別營安置。不令士卒喧雜。及進克東陽。禽沈文秀。凡獲倉粟八十五萬斛。始末三年。築圍攻擊。雖士卒死傷無多。怨叛三齊。欣然安堵。樂業。剋城之日。以沈文秀抗

倨不為之拜忿而撻撻唯以此見譏以功拜開府儀同三司都督
 青州刺史進爵濟南王初乙渾專權白曜頗所挾附後緣此追以
 為貴四年見誅云謀反叛時論寃之白曜少子真安年十一聞父
 被執將自殺家人止之曰輕重未可知真安曰王位高功重若小
 罪終不至此我不忍見父之死遂自縊太和中著作佐郎成淹上
 表理白曜孝文覽表嘉愍之白曜弟子契輕薄無檢太和初以名
 家子擢為中散遷宰官中散南安王楨有貪暴之響遣中散閻文
 祖詣長安察之文祖受楨金寶之賂為楨隱而不言事發太后引
 見羣臣謂曰前論貪清皆云勉修文祖時亦在中後竟犯法以此
 言之人心信不可知孝文曰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
 契進曰小人之心無定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恒之心奉有常之
 法非所過甚乞垂恩免帝曰契若知不可常即知貪之惡矣何
 求退遷宰官令賜爵定陶男後卒於都督朔州刺史謚曰勉初
 慕容氏破後種族仍繁天賜末頗忌而誅之時有免者不敢復姓
 皆以興為氏延昌末詔復舊姓而其子女先入掖庭者猶號慕容
 特多於他族
 和其奴代人也少有操行善射御初為三郎文成初封平昌公累
 遷尚書左僕射又與河東王閻毗太宰常英等並平尚書事在官
 慎法不受私請遷司空加侍中文成崩乙渾與林金閭擅殺尚書
 楊保年等時殿中尚書元郁率殿中宿衛士欲加兵於渾渾懼歸
 咎於金閭執以付郁時其奴以金閭罪惡未分出之為定州刺史
 皇興元年長安鎮將東平王道符反詔其奴討之未至而道符敗
 軍還薨內外歎惜之贈平昌王謚曰宣子受襲爵
 苟頹代人也本姓若干父洛拔內行長頹厚重寡言少嚴毅清直

武力過人擢為中散小心謹敬太武至江賜爵建德男累遷司衛
監洛州刺史抑強扶弱山蠻畏威不敢為寇太和中歷位侍中都
曹尚書進爵河南公顏方正好直言雖文明太后生殺不允顏亦
言至懇切李惠李訢之誅顏並致諫遷司空進爵河東王以舊老
聽乘步挽杖於朝大駕行幸山川顏留守京師沙門法秀謀反顏
率禁旅收掩畢獲內外晏然薨謚愷王長子愷襲爵河東王例降
為公

宇文福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也世為擁部大人祖活撥任慕容垂
為唐郡內史遼東公道武之平慕容氏活撥入魏為第一客福少
驍果有膂力太和初累遷都牧給事及遷洛敕福檢牧馬所福規
石濟以西河內以東拒黃河南北千里為牧地今之馬場是也及
北代多難畜牧於其所福善於將養並無損耗孝文嘉之尋補司
衛監後以勲封襄樂縣男歷位太僕卿都官尚書營州大中正瀛
州刺史注忠清在公嚴毅以信御人甚得聲譽後除都督懷朔沃
野武川三鎮諸軍事懷朔鎮將至鎮卒謚曰貞惠子延字慶壽體
貌魁岸眉目疎朗位員外散騎侍郎以父老詔聽隨侍在瀛州屬
大乘祿黨突入州城延率奴客逆戰身被重瘡賊縱火燒齋閣福
時在內延突火入抱福出外支體灼爛鬢髮盡焦於是勒眾與賊
苦戰賊乃散走以此見稱累遷直寢與方俟颺奴戰沒
論曰古弼軍謀經國有柱石之量張黎誠謹廉方以勲舊見重並
織介之間一朝隕覆宥及十世乃徒言耳劉潔咎之徒也丘堆敗
以亡身娥清伊馘俱以材力見用而馘以謀猷取異其殆優乎乙
瓌之驍猛周幾之智勇代田之騎射其位遇豈徒然也車伊洛宅
心自遠豈常戎乎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來大于宿石或誠

陸

發于衷。竭節危難。或忠存衛主。義足感人。苟非志烈。亦何能若此。宜其生受恩遇。歿盡哀榮。至如安國。以至覆亡。害盈之義也。周觀尉撥洛真。呂洛拔等。咸以勇毅自進。而觀竟致貶黜。異夫數子者矣。薛彪子。世載強正。曇珍。克盛家聲。美矣乎。魏之諸將。罕方面之績。尉元。以寬雅之風。膺將帥之任。威名遠被。位極公老。自致乞言之地。無乃近代之一人歟。白曜。出專薄伐。席卷三齊。考績圖勞。固不細矣。而功名難處。追猗嬰戮。宥賢議勤。未聞於斯日也。和其奴之貞正。苟類之剛直。宇文福之氣幹。咸亦有用之士乎。

十五年一月十五日曜此日母晴風寒中內內閣成矣

北史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三終

北史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四

宋隱 從子情 情孫弁 弁孫欽道 弁族弟翻

許彥 五世孫惇

刁癰 子遵 曾孫沙

辛紹先

韋閔 孫子繁

杜銓

宋隱。字處默。西河介休人也。曾祖奭。祖活。父恭。世仕慕容氏。位並通顯。慕容儁徙鄴。公始家於廣平。列人焉。隱性至孝。專精好學。仕慕容垂。位本州別駕。道武平。中山拜隱尚書吏部郎。積遷行臺右丞。領選。以老病乞骸骨。不許。尋以母喪歸。列人既薨。被徵。乃棄妻

恭

西川中鳳閣
氏書局印

子匿於長樂數年而卒臨終謂其子經曰汝等苟能入順父兄出
悌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足矣不勞遠詣臺閣恐
汝不能富貴徒延門戶累耳若忘吾言是死若父也使鬼有知吾
不歸食矣隱弟宣字道茂與范陽盧玄勃海高允博陵崔建從子
愔俱被徵拜中書博士後拜侍郎行司徒校尉卒謚曰簡侯宣子
謨字乾仁襲爵卒於遼西太守子鸞襲爵位東莞太守鸞弟瓊字
普賢以孝稱母曾病季秋月思瓜瓊夢想見之求而遂獲時人異
之卒於家愔歷中書博士員外散騎常侍使江南爵列人子卒於
廣平太守長子顯襲爵顯無子養弟子弁為後

弁字義和父叔珍娶趙郡李敷妹因敷事而死弁至京師見尚書
李冲因言論移日冲異之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顯卒弁
襲爵弁與李彪州里迭相祇好彪為秘書丞請為著作佐郎遷尚

而 義

書殿中郎中孝文曾因朝會次歷訪政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
聲姿清亮進止可觀帝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為弁意
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也遷中書侍郎兼員外散騎常侍使
齊齊司徒蕭子良祕書丞王融等皆稱美之以為志氣譽謬不逮
李彪而體韻和雅舉止閑邃過之轉散騎侍郎時散騎位在中書
之右孝文曾論江左事問弁在南興亡之數弁以為蕭氏父子無
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必不能貽厥孫謀保有南海若
物憚其威身免為幸後車駕南征以弁為司徒司馬東道副將軍
人有盜馬鞞者斬而徇於是三軍震懼莫敢犯法黃門郎崔光薦
弁自代帝不許亦賞光知人未幾以弁兼司徒左長史時大選內
外羣官弁定四海士族弁專參銓量之任事多稱旨然好言人之
陰短高門大族意所不便者弁因毀之至於舊族淪滯而人非可

忌者。又申達之。并又爲本州大中正。姓族多所降抑。頗爲時人所怨。遷散騎常侍。尋遷右衛將軍。領黃門。弁屢自陳讓。帝曰。吾爲相知者。卿亦不可有辭。豈得專守一官。不助朕爲政。且常侍者。黃門之庶兄。領軍者。三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以棄大委。其被知是如此。孝文北都之選。李冲多所參預。頗抑宋氏。弁恨冲。而與李彪交結。雅相知重。及彪之抗冲。冲謂彪曰。爾如狗耳。爲人所喉。及冲劾彪。不至大罪。弁之力也。彪除名。弁大相嗟慨。密圖申復。孝文在汝南。不豫。大漸旬餘。日不見侍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數人而已。小瘳。乃引見門下。及宗室長幼諸人入者。未能皆致悲泣。惟弁與司徒司馬張海歔歔流涕。由是益重之。車駕征馬圈。留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令卿官攝二曹。弁領首辭謝。弁効勞王事。恩遇亞於李冲。帝每稱弁可爲吏部尚書。及崩。遺詔以弁爲之。與咸陽王禧等六人輔政。而弁先卒。年三十八。贈瀛州刺史。謚曰貞順。弁性好矜伐。自許膏腴。孝文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固當推郭祚之門。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帝曰。卿自漢魏以來。旣無高官。又無雋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後。帝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爲可怪。長子維。字伯緒。襲父爵。爲給事中。坐諂事高肇。出爲益州龍驤府長史。辭疾不行。太尉清河王懌輔政。以維名臣子。薦爲通直郎。辟其弟紀。行參軍。靈太后臨政。委任元叉。恃寵。僑盈。懌每以公理裁斷。叉甚忿恨。思害懌。遂與維作計。以富貴許之。維見叉寵勢日隆。乃告司深都尉韓文殊。父子謀逆。立懌。懌被錄禁中。文殊父子懼而逃遁。韓無反狀。以文殊亡走。懸處大辟。置懌於宮西別館。禁兵守之。維應反坐。又言於太

后欲開將來告者之路。乃黜爲燕州昌平郡守。紀爲秦州大羌令。維及紀頗涉經史。而浮薄無行。懌尊親懿望。朝野瞻屬。維受懌眷賞。而無狀構間。天下士人莫不怪忿。而賤薄之。父又殺懌。專斷朝政。以維兄弟前者告懌。徵維爲散騎侍郎。紀爲太學博士。領侍御史。又甚昵之。維超遷通直常侍。又除洛州刺史。紀超遷尚書郎。紀字仲烈。初弁謂族弟世景言。維疎險。而紀識慧不足。終必敗吾業。世景以爲不爾。至是果然。聞者以爲知子莫若父。尚書令李崇左僕射郭祚右僕射游肇每云。伯緒凶疎。終敗宋氏。幸得殺身耳。論者以爲有徵。後除營州刺史。靈太后反政。以又黨除名。遂還鄉里。尋追其前誣告清河王事。於鄴賜死。子春卿早亡。弟紀以次子欽仁嗣。欽仁武定末爲太尉祭酒。紀明帝末爲北道行臺御史。卒。晉陽子欽道。

欽道仕齊。歷位中山太守。長於撫接。然好察細事。其州府佐吏使人間者。先酬錢。然後敢食。臨莅處。稱爲嚴整。尋徵爲黃門侍郎。又令在東宮教太子吏事。時鄭子默以文學見知。亦被親寵。欽道本文法吏。不甚諳識古今。凡有疑事。必詢子默。二人幸於兩宮。雖諸王貴臣。莫敢不敬憚。欽道又遷祕書監。仍帶黃門侍郎。乾明初。遷侍中。與楊愔同誅。贈吏部尚書。趙州刺史。弁族弟穎字文賢。位魏郡太守。納貨劉騰。騰言之。以爲涼州刺史。穎前妻劉氏亡後十五年。穎夢見之。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君。泫然涕流。穎旦見崇言之。崇後數日而卒。穎族弟鴻貴爲定州北平府參軍。送戍兵於荊州。坐取兵絹四百匹。兵欲告之。乃斬兵十人。又疏凡不達見令律。有梟首罪。乃生斷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決。尋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愚。弁族弟翻。

翻字飛鳥。少有操行。世人以剛斷許之。孝莊時。除司徒左長史。河南尹。初。翻爲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爲劫。攝而不送。翻將兵圍主宅。執主壻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縣舊有大枷。時人號曰彌尾青。及翻爲縣主。吏請焚之。翻曰。置南牆下。以待豪右。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翻命取尾青以鎖之。小駒旣免。入訴於宣武。宣武大怒。敕河南尹推之。翻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明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翻對曰。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及爲洛陽。迄於河南尹。畏憚權勢。更相承接。故當世之名。大致減損。卒官贈侍中。衛將軍。相州刺史。孝武初。重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謚曰貞烈。翻弟毓。字道和。敦篤有志行。卒於太中大夫。子世良。

世良。字元友。年十五。便有膽氣。後隨伯父翻。在南兗州。屢有戰功。行臺臨淮王彧。與語奇之。魏朝以彧朱榮有不臣跡。帝將圖之。密令彧將兵赴洛。彧在梁郡。稱疾假世良都督。令還南兗。發兵以聽期。世良請簡見兵三千騎。五日必到洛陽。并陳三策。彧皆不能從。尋爲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戶。大獲浮惰。還見汲郡城旁多骸骨。移書州郡。悉令收瘞。其夜甘雨滂沱。河內太守田估。贓貨百萬。世良檢按之。未竟。遇赦而還。孝莊勞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其後遷殿中。世良奏。殿中主齊會之事。請改付餘曹。帝曰。卿意不欲親庖厨邪。宜付右兵。以爲永式。河州刺史梁景。獻袍罕羌首。恃遠不敬。其賀正使人。頻年稱疾。秦州刺史侯莫陳悅。受其贈遺。常爲送表。世良並奏科其罪。帝嘉之。謂長孫永業曰。宋郎中實有家風。甚可重也。後拜清河。

太守世良才識開明尤善政術在郡未幾聲問甚高陽平郡移掩劫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唯送十二人徐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輒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明明朗大服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為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人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齊天保初大赦郡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內穉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謂之神門其冬醴泉出於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唯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莫不攀轅涕泣後卒於東郡太守贈信州刺史世良強學好屬文撰字略五篇宋氏別錄十卷子伯宗位侍御史性清退好學多所撰述至齊亡不徙職遂不入仕隋大業初卒於家世良弟世軌

世軌幼自修整好法律天保初歷三尚書三公二千石都官郎中兼并州長史執獄寬平多所全濟為都官郎中有囚事枉將送垂致法世軌遣騎追止之切奏其狀遂免稍遷廷尉少卿洛州人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崔昂為廷尉以為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為少卿判其事為劫唯殺魁首餘從坐悉舍焉大理正蘇珍之以平幹知名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襄宋世軌時人以為寺中二絕南臺囚到廷尉世軌多雪之仍移攝御史將問其濫狀中尉畢義雲不送移往復不止世軌遂上書極言義雲酷擅文宣引見二人親敕世軌曰我知臺欺寺久卿能執理抗衡但守此心勿慮不富貴敕義雲曰卿比所為誠合死以志在疾惡故且一恕仍顧謂朝臣曰此二人並我骨鯁臣也及

卒廷尉御史諸繫囚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贈光州刺史謚曰平無子世良以第五子朝基嗣翻弟世景

世景少自修立事親以孝聞與弟道璵下帷讀誦博覽羣言尤精經義族兄弁甚重之舉秀才上第再遷彭城王勰開府法曹行參軍勰愛其才學雅相器敬孝文甚嘉異之兼司徒法曹行參軍世景明刑理著律令裁決疑獄剖判如流轉尚書祠部郎彭城王勰每稱曰宋世景精微尚書僕射才也臺中疑事右僕射游肇常以委之世景既才長從政加之夙勤不怠兼領數曹深著稱績左僕射源懷引爲行臺郎巡察州鎮十有餘所黜陟賞罰莫不咸允遷七鎮別置諸戍明設亭候以備不虞懷大相委重還薦之宣武以爲不減李冲帝曰朕亦聞之後爲伏波將軍行滎陽太守鄭氏豪橫號爲難制齊州刺史鄭尚弟遠慶先爲苑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而世景下車召而誡之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去於是屬縣畏威莫不改肅終日坐於聽事未嘗寢息人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姦擿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而告之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坐弟道璵事除名世景友于之性過絕於人及道璵死哭之酸感行路歲餘母喪遂不勝哀而卒世景曾撰晉書竟未得就遺腹子季儒位太學博士曾至譙宋開爲文弔嵇康甚有理致後夜寢室壞壓而殞時人悼傷惜之道璵少而敏俊自太學博士轉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坐愉反得罪作詩及挽歌詞寄之朋親以見冤痛道璵又曾贈著作郎張始均詩其末章云子深懷璧憂余有當門病道璵旣不免難始均亦遇世禍時咸怪之道璵從孫孝王學涉亦好緝綴文藻形貌銜陋而好臧

關東風
俗傳

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爲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
士撰朝士別錄二十卷會周武滅齊改爲關東風俗傳更廣聞見
勒成三十卷以上之言多妄謬篇第冗雜無著述體周大象末預
尉迴事誅死

許彥字道謨高陽新城人也祖茂仕慕容氏高陽太守彥少孤貧
好讀書從沙門法獻受易太武徵令卜筮頻驗遂在左右參與謀
議彥質厚慎密與人言不及內事帝以此益親待之賜爵武昌公
拜相州刺史在州受納多違法度詔書切讓之然以彥腹心近臣
弗之罪也卒謚宣公子熙襲熙卒子安仁襲安仁卒子元康襲降
爵爲侯熙弟宗之歷位殿中尚書定州刺史封潁川公受敕討丁
零既平宗之因循郡縣求取不節深澤人馬超毀謗宗之宗之怒
毆殺超超家人告狀宗之上超謗訕朝政文成聞之曰此必宗之
懼罪誣超案驗果然遂斬於都市元康弟護州主簿子詢字伯禮
頗有業尚閨門雍睦三世同居吏部尚書李神儁常稱其家風位
司徒諮議參軍修起居注拜太中大夫卒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
恂弟惇

惇字季良清識敏速達於從政位司徒主簿以明斷見知時人號
爲入鐵主簿稍遷陽平太守時遷都於鄴陽平爲畿郡軍國責辨
賦斂無準又勲貴屬請朝夕徵求惇並御之以道咸以無怨政爲
天下第一特加賞異圖形於闕詔頒天下歷魏尹齊梁二州刺史
政並有治聲遷大司農會王思政入據潁城王師出討惇常督軍
無乏絕引洧水灌城惇之策也遷殿中尚書惇美鬚下垂至帶省
中號長鬚公齊文宣嘗因酒酣提惇鬚稱美以刀截之唯留一握
惇懼因不復敢長人又號齊鬚公歷御史中丞膠州刺史司農大

理二卿再為度支尚書太子少保少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尚書右僕射特進賜爵萬年縣子食邑下邳郡幹惇年老致仕於
 家三年卒惇少純直晚更浮動齊朝禮式本州大中正以京官為
 之乾明中邢邵為中書監德望甚高惇與邵競中正遂憑附宋欽
 道出邵為刺史朝議甚鄙薄之雖久處朝行歷官清顯與邢邵魏
 收楊休之崔劼徐之才比肩同列諸人或談說經史或吟詠詩賦
 更相嘲戲欣笑滿堂惇不好劇談又無學術或坐杜口或隱几而
 睡不為勝流所重子文紀武平末度支郎中又紀弟文經勤學方
 雅身無擇行口無戲言武平末殿中侍御史隋開元初侍御史兼
 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主爵侍郎卒於相州長史惇兄遜字仲
 讓有幹局乾明中平原太守卒贈信州刺史遜子文高司徒掾
 刁靡字淑和勃海饒安人也曾祖協從晉元帝度江居京口位尚
 書令父暢晉右衛將軍初晉相劉裕微時負社錢一萬違時不還
 暢兄達執而徵焉及誅桓玄以嫌先誅刁氏靡與暢故吏遂奔姚
 興為太子中庶子及姚泓滅與司馬休之等歸魏請於南境自效
 明元假靡建威將軍靡遂於河濟間招集流散傳檄邊境靡弟彌
 時亦率眾入京口親共討裕裕頻遣兵破之明元南幸鄴靡朝於
 行宮明元問曰縛劉裕者於卿親疎靡曰伯父帝笑曰劉裕父子
 當應憚卿於是假靡鎮東將軍青州刺史東光侯使別立義軍又
 詔靡令隨機立效靡於是招集譙梁彭沛人五千餘家置二十七
 營遷鎮濟陰遷徐州刺史賜爵東安伯後除薄骨律鎮將靡以西
 土乏雨表求鑿渠溉公私田又奉詔以高平安定統萬及薄骨律
 等四鎮出車牛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以供軍糧道多
 深沙車牛艱阻求於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水運又以所縮邊表

北史二十六
常懼不虞。造城儲穀，置兵備守。詔皆從之。詔卽名此城爲刁公城。以旌功焉。皇興中，龐與隴西王源賀及中書監高允等並以耆年特見優禮。錫龐几杖，劔履上殿。月致珍羞焉。龐性寬柔，好尚文典，手不釋書，明敏多智。凡所爲詩賦論頌，并諸雜文，百有餘篇。又況施愛士，恬靜寡欲。篤信佛道，著教誡二十餘篇，以訓子孫。太和八年卒。年九十五。謚曰簡子遵。

遵字奉國，襲爵。遵少不拘小節，長更修改。太和中，例降爲侯。嘗經篤疾，幾死，見有神明救之。言福門子當享長年，後卒於洛州刺史。謚曰惠侯。子楷，早卒。楷子冲。

冲字文朗，十三而孤，孝慕過人。其祖母司空高允女，聰明婦人也。哀其早孤，撫養尤篤。冲免喪後，便志學他方。高氏泣涕留之，冲終不止。雖家世貴達，及從師於外，自同諸生。于時學制，諸生悉日直監厨，冲雖有僕隸，不令代己。身自炊爨，每師受之際，發志精專，不捨晝夜。殆忘寒暑，學通諸經，偏修鄭說，陰陽圖緯，算數天文，風氣之書，莫不關綜。當世服其精博。刺史郭祚聞其盛名，訪以疑義，冲應機解辯，無不祛其久惑。後太守范陽盧尚之、刺史河東裴桓並徵冲爲功曹主簿，非所好也。受署而已。不關事務，唯以講學爲心。四方學徒就其受業者，歲有數百。冲雖儒生，而執心壯烈，不畏強禦。延昌中，帝舅司徒高肇擅恣威權，冲乃抗表，極言其事，辭旨懇直。文義忠憤，太傅清河王懌覽而歎息。先是，冲曾祖龐作行孝論，以誠子孫，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至秦以後，生則不能致養，死則厚葬過度。及於末世，至蘧蔭裹尸，俛而葬者，確而爲論，並非折衷。旣知二者之失，豈宜同之。當令所存者，棺厚不過三寸，高不過三尺，芻用繒絲，斂以時服，轎車止。

用白布為幔不加畫飾名為清素車又去挽歌方相并明器雜物及冲符遵將卒教其子孫令奉靡遺旨河南尹丞張普惠謂為太儉貽書於冲叔整令與通學議之冲乃致書國學諸儒以論其事學官竟不能答神廟末冲以嫡傳祖爵東安侯京兆王繼為司空也並以高選頻辟記室參軍明帝將親釋奠於是國子助教韓神固與諸儒詣國子祭酒崔光吏部尚書甄琛舉其才學奏而徵焉及卒國子博士高涼及范陽盧道侃盧景裕等復上狀陳冲業行議奏謚曰安憲先生祭以太牢子欽字志儒早亡楷弟整字景智少有大度頗涉書史太和十五年為奉朝請孝文帝都洛親自臨選除司空法曹參軍累遷黃門郎普泰初假征東大將軍滄冀瀛三州刺史大都督尋加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遂逢本鄉賊亂奉母客於齊州既而母卒母即高允之女崔光崔亮皆經允接待是以涼燠之際光等每致拜焉天平四年卒於鄴贈司空公謚曰文獻

整解音律輕財好施交結名勝聲酒自娛然貪而好色為議者所貶子柔

柔字子温少好學留心儀禮性强記至於氏族內外皆所諳悉居母喪以孝聞初為魏宣武挽郎解巾司空行參軍齊天保初累遷國子博士中書令魏收撰魏史啟柔等同其事柔性專固自是所聞收常嫌憚又參議律令時議者以為五等爵豈承襲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嫡子弟無嫡子弟立嫡孫弟柔以為無嫡孫應立嫡曾孫不應立嫡子弟議曰案禮立嫡以長故謂長子為嫡子嫡子死以嫡子之子為嫡孫死則曾玄亦然然則嫡子之名本為傳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我未之前聞也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子服伯子

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發，微子舍其孫脂而立其弟衍。鄭注曰：仲子爲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嫡子死，立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不立孫。注：商以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以嫡子死，立嫡子之子爲嫡孫。故春秋公羊之義，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爲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爲祖母三年者，太宗傳重故也。今議以嫡孫死而立嫡子母弟，嫡子母弟者，則爲父後矣。嫡子母弟本非承嫡，以無嫡故得爲父後，則嫡孫之弟理亦應得爲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旣得爲祖服，斬而不得爲傳重，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義，本不應舍嫡子而立嫡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愚用惑焉。小記云：嫡婦爲舅姑後者，則舅姑爲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嫡，及將所傳重者，非嫡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言死無子者，謂絕世無子，非謂無嫡子如其子焉。得云無後，夫雖廢疾無子，婦猶以嫡爲名，嫡名旣在，而欲廢其子者，如禮何？有損益革代相沿，必謂宗嫡可得而變者，則爲後服斬，亦宜有因而改。七年卒，柔在史館，未久，勒成之際，志在偏黨。魏書中，與其內外通親者，並虛美過實，爲時論所譏。整弟宣，字季達，以功封高城縣侯，歷位都官尚書、衛大將軍、滄州刺史。卒，贈太尉公，謚曰武。刁氏，世有榮貴，而門風不甚修潔，爲時所鄙。雍族孫雙，字子山，高祖藪，晉齊郡太守。藪因晉亂，居青州之安樂，至雙始歸本鄉。雙少好學，兼涉文史，雅爲中山王英所知，賞位西河太守，爲政清簡，吏人安悅。及中

山王焦起兵。誅元叉。事敗。熙弟略。投命於雙。雙藏護周年。時購略甚切。略懼。求送出境。雙曰。曾有一死。所難遇耳。今遭知己。視死如歸。願不以爲慮。略復苦求南轉。雙乃遣從子昌。送達江左。靈太后反政。知略因雙。徵濟。徵拜光祿大夫。時略姊饒安王。刁宣妻也。頻訴靈太后。乞徵略。還朝廷。乃以徐州所獲俘江革。祖暉二人。易之以雙。與略有舊。乃令至境迎接。明帝末。除西兗州刺史。時賊盜蜂起。州人張桃弓等。招聚亡命。公行劫掠。雙至境。先遣使諭桃弓。陳示禍福。桃弓卽隨使歸罪。雙捨而不問。後有盜發之處。令桃弓追捕。咸悉禽獲。於是州境清肅。孝莊初。行濟州刺史。以功封曲成鄉男。孝武初。遷驍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興和三年。卒。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齊州刺史。謚曰清穆。

辛紹先。隴西狄道人也。五世祖怡。晉幽州刺史。父深。仕西涼。爲驍

騎將軍。及涼後主歆。與沮渠蒙遜戰於蓼泉。軍敗。失馬。深以所乘授歆。而身死於難。以義烈見稱。西土涼州平。紹先內徙。家於晉陽。明敏有識量。與廣平游。明根。范陽盧度。世同郡。李承昭等。甚相友。有至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遂落盡。故常著垂裙。阜帽。自中書博士。轉神部令。皇興中。薛安都。以彭城歸魏。時朝廷欲綏安。初附。以紹先爲下邳太守。爲政不甚瞭察。舉其大綱而已。唯教人爲產禦賊之備。及宋將陳顯達。蕭道成。蕭順之。來寇。道成謂順之曰。辛紹先。未易侵也。宜共慎之。於是不歷郡境。徑屯呂梁。卒於郡。贈并州刺史。晉陽侯。謚曰惠子。鳳達。耽道。樂古。有長者之名。卒於京兆。王子推國。常侍。鳳達子祥。字萬福。舉司州秀才。再遷司空。主簿。咸陽王禧妃。卽祥妻之妹也。及禧構逆。親知多罹塵謗。祥獨蕭然不預。轉并州平北府司馬。有白璧還。兵藥道顯。被誣爲

賊官屬咸疑之。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後除郢州龍驤府長史，帶義陽太守。白早生之反也。梁遣來援，因此緣淮鎮戍，相繼降沒。唯祥堅城固守，梁又遣將胡武城、陶平虜於州南金山之上，連營侵逼。祥出其不意，襲之。賊大崩，禽平虜，斬武城，以送京師。州境獲全，論功方有賞授，而刺史婁悅恥勲出其下，間之執政，事竟不行。胡賊劉龍駒作逆，華州除祥安定王燮征虜府長史，仍爲別將，與討胡使薛和滅之。卒贈南青州刺史。祥弟少雍，字季和，少聰穎，有孝行，尤爲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性仁厚，有禮義，門內之法爲時所重。稍遷司空高陽王雍田曹參軍。少雍清正，不憚強禦，積年久訟，造次決之，請託路絕。時稱賢明。正始中，詔百官各舉所知。高陽王雍及吏部郎中李憲俱以少雍爲舉首。卒於給事中。少雍妻王氏有德義，少雍與從弟懷仁兄弟同居，懷仁等事之甚謹，閨門禮讓，人無間焉。士大夫以此稱美。子元桓，武定中儀同府司馬。元桓弟士遜，太師開府功曹參軍。鳳達弟穆，字叔宗，舉茂才。東雍州別駕。初隨父在下邳，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爲沙門，從師遠學，經久不返。敬文病臨卒，以雜綾二十四匹託穆與敬武，穆久不得見。經二十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廉信。歷東荊州司馬，轉長史，帶義陽太守，領戍。雅有恤人之志，再轉汝陽太守，遇水滂人饑，上表請輕租賦。帝從之，遂敕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爲調。除平原相，徵爲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未發，卒於郡。贈後將軍、幽州刺史。子子馥，字元穎，早有學行，累遷平原相。父子並爲此郡。吏人懷安之。元顥入洛，子馥不從。莊帝反政，封三門縣男。天平中，除太尉府司馬。白山連接

三齊瑕丘數州之界多有賊盜子馥受使檢覆因辯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姦黨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上表請破罷諸冶朝廷善而從之後卒於清河太守子馥以三傳經同說異遂總爲一部傳注並出校比短長會亡未就

韋閔字友觀京兆杜陵人也世爲三輔冠族祖楷晉長樂清河二郡太守父達慕容垂大長秋卿閔少有器望遇慕容氏政亂避地薊城太武初徵拜咸陽太守轉武都太守卒郡子範試守華山郡賜爵高平男卒範子儁字穎超早有學少孤事祖母以孝聞性溫

和廉讓爲州里所稱太和中襲爵歷位都水使者宣武崩領軍于忠矯擅威刑儁與左僕射郭祚昏嫁故亦同時遇害臨終訴枉於尚書元欽欽知而不敢申理儁歎曰吾一生爲善未蒙善報常不爲惡今爲惡終悠悠蒼天抱直無訴時人咸怨傷焉熙平元年

贈洛州刺史謚曰貞子子粲

子粲字暉茂齊王蕭寶寅爲雍州刺史引爲府主簿轉錄事參軍及寶寅反子粲與弟子爽執志不從相率逃免雍州平賜爵長安子普泰中累遷中書侍郎孝武帝入關子粲歷行臺左丞南汾州刺史少弟道諧爲鎮城都督元象中齊神武命將出討子粲及道諧俱被獲送於晉陽子粲累遷南兗州刺史齊天保初封西燹縣男後卒於豫州刺史謚曰忠子粲兄弟十三人並有孝行居父喪毀瘠過禮旣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弟榮亮最知名榮亮字子昱博學有文才德行仁孝爲時所重歷諫議大夫衛大將軍卒贈河州刺史子綱字世紀有操行才學見稱領袖本州調爲中正開皇中位趙州長史有子文宗文闕並知名閔從叔道福父罷爲符堅丞相王猛所器重以女妻焉事堅爲東海太守堅滅奔江左仕宋

英

追

爲秦州刺史。道福有志略。仕宋位盱眙南沛二郡太守。領鎮北府錄事參軍。與徐州刺史薛安都謀擁州內附。賜爵高密侯。因家彭城。卒。贈兗州刺史。謚曰簡。子欣宗。以歸國勳。別賜爵杜縣侯。歷位大中大夫。行幽州事。卒。贈南兗州刺史。謚曰簡。闡從子崇。字洪基。父肅。字道壽。隨劉義真度江。位豫州刺史。崇年十歲。父卒。母鄭氏攜以入魏。因寓居河洛。少爲舅兗州刺史鄭羲所器賞。位司徒從事中郎。孝文納其女。爲充華嬪。除南潁川太守。不好發擿細事。恒云。何用小察。以傷大道。吏人感之。郡中大安。帝聞而嘉賞。賜帛二百匹。遷洛。以崇爲司州中正。尋除咸陽王禧開府從事中郎。復爲河南邑中正。崇頻居衡品。以平直見稱。出爲鄉郡太守。更滿應代。吏人詣闕乞留。復延三年。後卒。子猷之。釋褐奉朝請。轉給事中。步兵校尉。稍遷。前後將軍。太中大夫。卒。猷之弟休之。貞和自守。未嘗言行忤物。歷位給事中。河南邑中正。安西將軍。光祿大夫。卒。子道建。道儒。閩族弟珍。字靈智。孝文賜名焉。父子尚。字文叔。位樂安王良安西府從事中郎。卒。贈雍州刺史。珍少有志操。歷位尚書南部郎。孝文初。蠻首桓誕歸欵。朝廷思安邊之略。以誕爲東荊州刺史。令珍爲使。與誕招慰蠻左。珍至桐柏山。窮淮源。宣揚恩澤。莫不懷附。淮源舊有祠堂。蠻俗恒用人祭之。珍乃曉告曰。天地明靈。卽人之父母。豈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宜悉以酒脯代用。羣蠻從約。自此而改。凡所招降。七萬餘戶。置郡縣而還。以奉使稱旨。賜爵霸成子。後以軍功。進爵爲侯。累遷顯武將軍。郢州刺史。所在有聲。結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驂騮二匹。帛五十匹。穀三百斛。珍乃召集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謂我能撫綏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尋轉荊州刺史。與尚書盧陽烏。征赭陽。爲

齊將垣歷生蔡道恭所敗免歸鄉里。歸別謂楊島曰：王上聖明，志吞吳會，用兵機要在於上流。若有事荆楚，恐老夫復不得停耳。後車駕征鄧沔，復起珍為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勰長史，鄧沔既平，試守魯陽郡。孝文復南伐，路經珍郡，加中壘將軍、正太守。珍從至清，水帝曰：朕頃戎車再駕，卿恒翼務中軍，今日之舉，亦欲引卿同行。但三鷄噉要，非卿無以守也。因敕還。及孝文崩於行宮，祕匿而還。至珍郡，始發大諱，還除中散大夫，尋加鎮遠將軍、太尉諮議參軍。卒，贈本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懿。長子纘，字遵彥，年十三，補中書學生。聰敏明辯，為博士。李彪所稱，再遷侍御中散。孝文每與德學沙門談論，往復纘掌綴錄，無所遺漏，頗見知賞。累遷長兼尚書左丞。壽春內附，尚書令王肅出鎮揚州，請纘行為州長史，加平遠將軍，帶梁郡太守。肅薨，敕纘行州事。任城王澄代肅為州，復啟纘為長史。澄出征之後，梁將姜慶真乘虛攻襲，遂據外郭。雖尋克復，纘坐免官。卒。纘弟彧，字遵慶，亦有學識。解褐奉朝請，稍遷平遠將軍、東豫州刺史。綏懷蠻左，頗得其心。蠻酋田益宗子魯生、魯賢先叛，父南入，數為寇掠。自彧至州，魯生等咸戢啟修敬，不復為害。彧以蠻俗不識禮儀，乃立太學，選諸郡生徒於州總教。又於城北置崇武館，以習武焉。州境清肅，罷還。遇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請為長史，尋以本官兼尚書。為幽夏行臺，以功封陰盤縣男。卒，贈撫軍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文子。彪襲孝莊末，為藍田太守，因仕關西。彪弟融以軍功，賜爵長安伯，稍遷大司馬、開府司馬。融娶司農卿趙郡李瑾女，疑其妻與章武王景哲通姦，乃刺殺之。懼亦自殺。弟肱，字遵顯，少有志業。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儉，肱以家粟造粥，以飼饑人所活甚衆。解褐太學博士，稍遷右軍將軍。為荆郢和糶大使，南

北史二十六
鄧州刺史田夷啟稱。肫父珍往任荊州。恩洽夷夏。乞肫充南道別將。領荊州驍勇。共爲腹背。詔從之。未幾行南荊州事。遷東徐州刺史。梁遣其鄧州刺史田麤。率衆來寇。肫於右羊岡破斬之。以功封杜縣子。卒於侍中。雒州刺史。謚曰宣。長子鴻。字道衍。頗有幹用。累遷中書舍人。天平三年。坐漏泄。賜死於家。

杜銓。字士衡。京兆人。晉征南將軍預五世孫也。祖胄。符堅太尉長史。父疑。慕容垂祕書監。仍僑居趙郡。銓學涉有長者風。與盧玄。高允等同被徵爲中書博士。初。密太后父豹喪。在濮陽。太武欲令迎葬於鄴。謂司徒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望高。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杜中長老一人。以爲宗正。令營護凶事。浩曰。京兆爲美。中書博士杜銓。其家今在趙郡。是杜預後。於今爲諸杜最密。召見銓。器貌曠雅。太武感悅。謂浩曰。此真吾所欲也。以爲宗正。令與杜超。子何道生。送豹喪柩。致葬鄴南。銓遂與超如親。超謂銓曰。既是宗正。何緣僑居趙郡。乃延引同屬魏郡。再遷中書侍郎。賜爵新豐侯。卒。贈相州刺史。魏縣侯。謚曰宣。子振。字季元。舉秀才。卒於中書博士。振子遇。字慶期。位尚書起部郎。竊官材瓦。起立私宅。清論鄙之。卒於河東太守。贈都官尚書。豫州刺史。謚曰惠。銓族孫景。字宣明。學通經史。州府交辟。不就。景子裕。字慶延。雖官非貴仕。而文學相傳。仕齊。位止樂陵令。齊亡。退居教授。終于家。子正玄。字知禮。少傳家業。耽志經史。隋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爲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唯正玄一人應秀才。餘常貢者。隨例銓注訖。正玄獨不得進。止。曹司以選期將盡。重以啟素。素志在試退。正玄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

燕然山銘張載劔閣銘曰鸚鵡賦曰我不能為君住宿可至未時
 令就正玄及時並了素讀數徧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錄奏屬
 吏部選期已過注色令選期年重集素謂曹司曰秀才杜正玄至
 又試官人有奇器闕並立成文不加點素大嗟之命吏部優叙曹
 司以擬長寧王記室參軍時素情背曹官及見曰小王不盡其才
 也晉王廣方鎮揚州妙選府寮乃以正玄為晉王府參軍後豫章
 王鎮揚州又為豫章王記室卒正玄弟正藏字為善亦好學善屬
 文開皇十六年舉秀才時蘇威監選試擬其誼過秦論及尚書湯
 誓匠人箴連理樹賦凡賦弓銘應時並就又無點竄時射策甲第
 者合奏曹司難為為奏抑為乙科正藏訴屈威怒改為景第授純
 州行參軍遷梁郡下邑縣正大業中與劉炫同以學業該通應詔
 被舉時正藏弟正儀貢充進士正倫為秀才兄弟三人同時應命
 當世嗟美之著作郎王劭奏追修史司穀大夫薛道衡奏擬從事
 並以見任且放還九年從駕征遼為夫餘道行軍長史還至涿郡
 卒正藏為文迅速有如宿構曾令數人並執紙筆各題一文正藏
 口授俱成皆有文理為當時所異又為文軌二十卷論為文體則
 甚有條貫後生寶而行之多資以解褐大行於世謂之杜家新書
 云

論曰宋隱操行貞白遺略榮名宣惜並保退素咸見徵辟可謂德
 門者矣義和以才度見知迹參顧命拔萃出類當有以哉無子之
 歎豈徒羊舌宗祀不亡益其幸也翻剛鯁自立猛而斷務世良昆
 季雅有家風道謨卜筮取達季良累於學淺才靡才識恢遠著聲
 立事禮遇優隆世有人爵堂構之義也辛章不殞門風杜銓所在
 為重正玄難兄難弟信為美哉

十五年一月十日也

